

中宗大王實錄

第六十三之四

014234
110.32



194234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六十三

九月庚午朔大風雨雷電又雹○傳于三公曰今者六寺七監判事皆不足而只拘於毋得越三品之言不得充差越三階之事不可毀法而為之若一資之間或有可當之人亦可超用也六寺七監判事副正乃長官也長官須以有望之人差之然後網舉目張下官自當恪謹其任矣吏曹每於政事之時常啓之人其法典雖不可毀之在 祖宗朝亦如此為之一級之間陞而用之何如光弼等回啓曰在侍從臺諫之列者有闕則不得已衆所共知有 望者一人陞叙可也若六寺七監判事則非諳鍊之人不可用也如用舊人則必無資不足之理不可毀先王之舊章以開蹊進之路也傳曰知道○下司憲府公事曰訟者金墩以掌隸院官吏淹延不決呈法司法司則固當推之也然此公事見之則前判決事時也金錄前判決事或病或受由未及決給而死新判決事趙邦欲決之使納文記則淹延不納及其欲移報刑曹而後去月十一日納之而十二日乃歸答呈法司一月之間其所納文記判決事必不及見之矣此豈淹延乎彼金墩者欲移公事于他司而又疾其欲報刑曹之事而呈之也大凡訟者呈法司若推訟者則官負必不操心

然若訟者有誤事則必推訟者而後必不以不緊之事異法司也○
此意判付使推考金墩而又以此言論于憲府○黃海道安岳郡雷動
忠清道保寧縣兩雷地震○辛未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
李荇等辭免曰近來災變連縣而昨日又有大變今乃九月也節候正
收聲之時而天變之非常如是天道非茫茫也以臣等不能稱職故
災變如是也請適臣等之職答曰今者雷始收聲之時而天動如是前
日雖有天動猶未分明為之昨日雷動電光正如夏月甚可驚恠也然
豈以大臣失職而然耶其勿辭且人君遇災變則固當恐懼修省也然
豈但拱手而已耶若有可為之事則不可以有災而不為也如宴樂戲
玩之事則一切停罷矣但英陵齊陵等處近以連年凶歉上下計弊即
位二十餘年一不展拜深恐下人則以為代遠而不為也今年則農事
稍稔京畿等處雖有風水之災然不如往年之甚且今收穫之時非如農
月故欲於來月望後擇日往拜于祖宗之陵於大臣意何如以成
宗朝事見之即位之初首拜陵寢拜之亦累今予即位二十餘年一不
為之天變恐或由是以生也光弼等回啓曰臣等之意近來京都及畿
甸旱災尤甚失農之甚雖乙巳之凶無以過之今年雖以偶然臣等之

意休養生息以待來年之有成而後為之何如且宜專精於宗廟之

享如拜陵之事當計民弊而為之且宴樂戲玩之事則已至如為慈殿

之事亦不為之臣等之意猶且以為過也然而災變之孽在京畿尤甚

允災變之來不可謂某事致之然臣等之意恐刑獄有冤沉滯有人也

司諫院之上疏疏曰微事不怨廢者有之豈一三二人之心哉必以物論而啓之也且

沉滯之人雖非出衆猶可為百執事之人則亦可用也且京外刑獄之

事更加留念焉朝議已定事臣等非執物而啓之也宋仁剛之事罪固

當死臣等亦不謂非死罪也且其時陪牌邊方之人必多沈思遜陪牌也若一

一治罪則可殺者非特仁剛也已刑二人而沈思遜軍官金仲堅李業仁剛則至今

刑問而不服若其自死則已必以刑杖殺之未知其可也且外方所推徐

壽千之事亦為曖昧也徐壽千為僉使時彌助項吳打殺人而其家呈

狀又許壽千不法事囚禁推之而其事干各刑問十二次而不服臣等

曾欲見其推案而以憲府所為之事故未果也若壽千實有不法之事則

其事干豈為他人受刑至十二次而不服乎且此推考之事出於物論

則已此以被殺之家告許而推之也其事干恐或曖昧也且壽千堂

上人也不以敬差官推之而乃使外方守令推之於事體亦為異也此

事下問于臺諫而分揀可也以此二事觀之外方刑獄之間冤閼必多矣
答曰古事不可詳知但聞廢朝之時 祖宗陵寢一不徂拜其時非
如今日之凶荒而累年不舉故物論以為未便也反正之後即須拜陵
以其時允事草創人心未定故不為也今亦人心雖不可謂之定也
祖宗陵寢一不展謁其於情禮未安肆欲於丙戌年行幸齊陵而以年
凶民弊不貲有物論故停之矣 大廟與陵寢不同果如所啟矣惟予
迨未謁見非徒有虧於事體其能免於後世之議乎人物沉滯者則今
年職牒還給之時見之只關綱常國家之人外若有可用者則盡給
無餘別無沉滯者矣但在喪終制及作散人奉承傳不叙者則容或
有之此則言于吏兵曹使之叙用京外刑獄之事所啟至當然宋仁剛
事自 上亦知其刑問無數之不可但朝廷臺諫定議未以徐壽千事
或有曖昧之理當言于臺諫使之分揀三公再啟曰臣等非不知拜陵
之羨事也但凶歎之餘今年農事雖偶然有風水之災其結實亦未可
知也故如是隆達且納衣掩心縫造事他道忠清道 慶尚道則依事目為之
而今羅道則觀察使柳溥誤為執著不分授各官定其都會使各官聚會
製造其厚薄長短本官守令所不知也若全州則以都會官所當監造

而其所造違格罪之可也他餘守令則以專不知之事被罪恐未便也故敢啓傳曰拜陵之事物論或以為可行或以為不可行當廣議處之全羅道衲衣造作事乃監司之誤所當推考且某縣造于都會某邑自造乎下書于監司分揀書啓○全羅道觀察使柳溥馳啓曰去七月長興府風雨大作府內果園及間閭梨木舊葉盡落其後十餘日新葉盡生莪花如春○左贊成金克幅議曰拜陵事在所當行連因凶歉於兩陵尚未舉行 聖情未安固其宜也但經宿往還畿甸之民弊甚不賞亦不可不恤其民力也然於奉先之事屢下此教旋即停之實甚未安今若 聖旨堅定則不必待豐年行之兵曹判書李沈刑曹判書韓亨兄兵曹參判尹希仁參議尹任及弘文館之議同戶曹判書曹繼商議曰以闕遠陵之拜聖心豈其安之今欲行之甚當但連仍凶荒之極今年農事雖似偶然灾極風水收斂之實亦未可必若遠行經宿畿甸之民恐亦不得蘇息左贊成安潤德吏曹判書洪淑工曹判書趙元紀謹城府判尹金瑋吏曹參判金謹思戶曹參判孫澍禮曹參判趙邦彥刑曹參判李思鈞工曹參判洪景霖漢城府左尹沈順徑右尹李苞吏曹參議李世貞戶曹參議金鏐刑曹參議崔世節兵曹參知金璇之議略

同禮部書金克成議曰即位二十三年二陵尚未祇謂誠為闕典但今年雖小康風水之災甚酷民間恐未見豐稔之效遠陵則不可行齊陵則不甚遠從近先行何如○傳曰收職牒罷職人負及其外罷職而自上所不知之人容或有之並書啓事言于吏兵曹○壬申傳曰昨親拜齊英兩陵便否六曹弘文館政府漢城府則已皆議啓也惟兩司則以諍論其是非故不為之問也但即位已久一不為之此有關奉先孝理之事而或以為多有民弊不可為也或以為當行也予欲廣聞衆論今宜牌招城上所使之各議書啓曾經政丞及中樞府堂上亦令議之曾經政丞則遣史官問之中樞府他餘堂上則招郎官言之且前者有如此之事則亦收議于政院其即議啓○傳于政院曰宰相送西者欲使自知其非而已後日政事之時皆為叙用○傳于政院曰近來連年凶歟今年則未穀稍登明年之事亦未可知也拜陵之事每欲為之年凶未果於心未安且災變之來不可謂某事致之也然災不虛生予恐不展謂于祖宗陵寢故致此請告也齊陵則今方西鄙有事不可往也英陵則可以親幸此意并言于兩司城上所大司憲洪彥弼執義金公藝掌令黃允峻持平金紀黃憲等議曰拜健元陵獻陵以後次拜英陵

乃其禮也第以英陵道遠且年歉民弊迄未祇謁豈非闕典今年少有不
不至饑饉一舉闕典有何不果大司諫柳潤德司諫吳準獻納鄭萬
鍾正言林鵬金致雲等議曰齊陵英陵一未親祭實為闕典况今日
殿下霜露之感不能自抑則豈可拘於小弊哉但西鄙有事齊陵則今
果不可英陵則至當○都承旨李堯左承旨尹仁鏡右承旨朴光榮左
副承旨南世雄右副承旨南孝義同副承旨宋叔瑾等議即位年久迄
未祇見兩陵其於 聖情果為未安今值小稔亦未親拜則明年豐凶
又未可必 上教至為懇切然近來凶荒畿甸尤甚今年農事雖曰偶
然而風水之灾亦甚民尚困乏今若駕幸遠陵重煩民勞貽弊不貲○
頌中樞府事李惟清議即位後英陵齊陵至今不拜 聖意留神已久
今則農事偶然當決意行之不可以有灾變而停之僉知中樞府事金
瑚議同○判中樞府事張順孫議近京寢園皆已躬拜而獨於齊英兩
陵未行今值小熟展敬致孝允合情禮但畿甸連凶民困已甚○知中
樞府事尹殷輔議曰臨御已久拜陵之禮今尚未舉於兩陵實為未安
然其所以未舉行專由畿甸連年饑歉民極困弊故也今年雖似少
稔亦多為風水所損不可視同豐年勞民之事在所停寢也知中樞府事

李自堅黃孟獻同知中樞府事金錫哲尹倬李養方有寧方輪李之
芳之議同○憲府專數來啓曰自西鄙有事變以來疇咨大臣簡畀既有
人矣凡西鄙措置方略等事依 祖宗朝故事委寄是人不可衆主二三
其任也矧今其道監司有關舉是職而委之專付西顧之憂專力責效
此其時也且巡邊使監司迭巡迤審一路郵騎物故幾半支待厨傳割
剝亦酷西道之疲弊極矣仍授已寄之人祛弊蘇瘼實爲得宜傳曰監
司有關故不得已差下矣今見所啓正會予意也且今觀巡邊使之書
狀虜情丘食及朝廷之意皆揣度而乃曰今年問罪勢難輕舉也若今
年不得舉事而新監司下去則巡邊使以重臣不能久留當即上來矣
上來而後復下歸則若徒一路有弊凡措置之事亦不專也所啓至當
當問于大臣○領議政鄭光弼議臣於去春經筵會達是意近因本道
觀察使有關欲更達而未知臣意決然為是故未也今觀憲府所啓正
合臣意左議政沈貞議臣觀書狀內辭緣今年問罪之舉果似勢難憲
府欲以巡邊使仍任監司專付西顧之憂 聖筭亦以為然依所啓專
任責效便當右議政李荇議巡邊使仍任觀察使專委措置方略憲
府所啓允當○弘文館副提是俞汝霖等上劄曰近者陰陽失和咎徵

荐至八月大水九月兩雹災不虛生豈無所召正等不敢指為某事之
應然自古未有人事不失於下而天變動於上近日士氣委靡苟且成
習紀綱渙散風俗日偷悠悠歲月勢不能救任風憲者未聞一進讜言
論執時政頹綱振紀以正風俗爭尚脂柔含默因循如此而望其開發
士氣恢張言路救人主之過失以答天譴辨百官之邪正以正朝廷不
亦難哉今聞都下喧傳有人掛榜學宮嘲俾卿相此必無賴者之所為
而匿名之書掛口無形亦難推覈當初士夫之間必有作俑者監察風
憲中之屬官頃作細體可憎之榜譏笑儕輩倡開偷習而為臺長者邈
若無聞曾不糾劾臺憲紀綱之所在而所為若此街巷嘵嘵之徒亦安
能禁去夏冰庫無冰有司之責而憲長身為提調護之日暖消瀾而坐
計該官帶率匠人法所當懲而臺官身犯其律者例避自安坐訊胥吏
是皆自救不給其正人共國家言責風憲委諸憲府而憲府亦不能其
職餘尚何望哉臣等恐士氣言路紀綱風俗時政得失朝廷氣勢日至
頹靡而難救皇天譴怒無自以塞也下劄子于政院曰自掛榜學宮止
亦安能禁其事實未可知也政院知乎都承旨李花回啓曰臣於成均
館習禮時聞之儒生等以清白為榜列書宰相某某之人終之曰某人

以貪不與焉其所謂清白貪污者皆反言之以評品宰相然猶未的知

也細體可憎之榜臣等但聞監察所為之言而已也亦未的知自人作

掛于明倫堂後以張順孫為首以安潤德次之沈貞次之其下甚眾榜

未書之曰趙元紀孫仲勝以貪污獨不與焉此皆反言也監察南世考

體之榜以柳敬夏為首以李龜慎次之可憎之榜以李勉為首以成

霖次之以李躡為去乃曰李躡在喪當起復為末可也云云其末又書

日時人語曰以成霖為第二傳于政院曰弘文館劄曰監察風憲中之

人此榜人才之盛可知也云屬官頃作細體可憎之榜也此言問于侍從皆不得知宜問于弘文館

也政院問于弘文館以啓曰頃者監察房朝弄朝士作細體可憎之慢榜

也細字以漢音讀之服飾致義者時人謂之可憎○傳于政院曰弘文館論

劾臺諫臺諫則是非之間不可在職宜速適之大凡弘文館之意以臺

諫論人物浸不如古而言之也且以臺諫為含默因循大抵激濁揚清

須別淑慝此諫官之職也然若無可言之事則不必好事以言之也○

侍于政院曰拜陵之事今見僉議有計民弊而謂不可行之者亦有計

其大義而謂可行之者其所謂當行者則正論也英陵行幸今可為乎

令兵曹議啓可也○黃海道康翎縣載寧郡虫○以金克幅為司憲府

大司憲洪彥弼為僉知中樞府事崔重演為司憲府執義鄭彥浩尚震

為掌令○億孫尹豐亨為持平○癸酉傳于政院曰弘文館劄子云掛

榜學宮朝評卿相此匿名之書難以推之然至於都下喧傳則無有不
知之理即問于成均館官負以啓又細體可憎之榜監察所為也云此
若無據之事則不必推得也然亦招監察問之以啓○政院即牌招成
均館掌務官車熙胤問之以啓曰此事方外喧播明倫堂後或正錄廳
後掛榜而館中則專不知也去八月二十日禮曹招問而後知之即告
于文官問于齋直收負木奴及書吏等皆云無有如此之事故推之無
據而棄之也傳曰知道○兵曹啓曰考前例則庚戌年英陵親幸成朝
時徵京畿黃海江原忠清四道之軍合二萬二百餘人此則還宮時為
打圍故徵兵如此之多也及甲午年此亦成朝也齊陵原陵親幸時則京中
京畿之軍只往臨津此邊開城黃海之軍待候于臨津越邊合一萬三
千五百名也今者齊陵親幸時若欲不用黃海之軍而只用京畿之軍
則不足若徵忠清道之兵則道遠有弊也若英陵則京畿中之兵不
足忠清江原地相連接亦可徵用也傳曰拜陵之事群議雖不一然此
大禮不可不行也徵兵之事問于兵曹則曰若齊陵則不用黃海之軍
而以徵忠清道之軍多有弊事也故定往英陵也且下人往來若無月
之時則不可宜以十日間動駕望時行祭可也若退此日則日寒不宜

於遠行此意言于禮曹使之擇日來啓○下議政府議得于政院曰以
巡邊使許碗為平安道觀察使大臣與臺諫皆曰可也申公濟適差事
捧承傳可也且於許碗處教諭以仍授本道觀察使之意○傳于政院
曰禮曹擇日來啓之後宜即牌招京畿觀察使言之曰各官守令等毋
使貽弊於百姓橋梁道路但令平治而已各處宿所亦可只塗窓戶破
處不必煩為之修理且所經之路必多險側不可盡為平之行不犯夜
勿令植炬九事務從簡便○下諭書于許碗曰頃因西鄙有變朝廷思
欲簡異重臣專委措置而既有受任之人難於徑逝今因有闕有言其
可委卿以是任專付西顧之憂顧念斯言實協予意是用詢于大臣皆
曰以卿為觀察使專力責効甚合事機茲以卿仍授其道觀察使責付
西鄙之事此非予一人之獨斷亦由公論所為卿其勉循朝廷注望措
置方略須要得宜以副予委任之意○監察洪輔卿來啟曰細體之事
問于僚中則其茶時日則不記也監察李龜楨常以治服飾為事而監
察房則例為不著好衣服也請僚相共戲之曰細體之衣置之何處者
此不好之服乎柳敬長洪佑世少治飾衣服者故戲之曰何時為監察
而服此惡衣乎如此相戲而已○僧之事監察房所不知也傳曰監察

雖微官亦持臺風者公然會集之中作為不經之言以相戲侮大失事體至為不當法司當推之則可知矣○政府啓曰臣等聞拜陵之日以十月初十日內差擇事傳教也然則遠道徵兵其軍卒必皆十月初來會于京中則未得收齊而上來也京畿所經之地除道路造橋梁皆用民力百姓艱苦所作之農禾未登場輒舉大事民弊亦不可不慮也雖令臨時措置而各官守令恐其不及必預為督民如不得已而行幸則日氣雖寒待百姓畢收穫退行何如傳曰拜陵之事自上欲行已久而衆議皆曰於情禮不可廢也故令禮曹擇日所擇之日皆不合意故以為兼行望祭也欲於今月十二日發程矣收穫之事今月晦時則當畢間有未收穫之人亦可畢收而來也若復退定則非徒日氣漸寒率萬衆之行無月之時又不可也○禮曹啓曰前日傳教云別試試題臨時取稟也今將試官入場何以為之傳曰以策問一道試取題意則使各所試官自為之可也○慶尚道梁山郡大風雨大水漲溢城門民家皆沉沒人民五六名溺死○乙亥禮曹啓曰今考前例庚戌年 成宗朝英陵拜陵時初十日先告于 宗廟十二日動駕及還宮後翌日曉頭又告于 宗廟也於擄之日則今九月二十八日吉日也但二十四日

殿試恐未及出榜也若退擇則十月初一日可也傳曰放榜以來十月初一日為之初九日親行大祭而十二日動駕其間為日不多又不可告 廟祭也於大祭兼行告廟祭何如問于禮曹還宮翌日之祭則當遣官而為之也禮曹回啓曰於大祭兼行告廟祭 上教允當○傳于兵曹曰今拜陵時出宮後留都大將三人一則守宮一則一所一則二所分為守禦矣然宮城之南則常為鎮守矣宮城之北則甚為虛疎差出衛將及從事官別為守衛且拜陵往還之間六七日軍士及部將衛將等若為交代相適則似乎煩擾仍為入直且宮城都城守門將勿以忠義衛差定擇其有武才有知識之人而差之○以曹繼商為戶曹判書以申公濟為知中樞府事○慶尚道昆陽郡大風雨屋瓦皆飛樹木折傷禾穀盡仆丁丑政院以庚戌年 成宗拜英陵之例書啓傳曰他餘例事則皆當臨時為之取人于驪州之事則今當可行預論中外若取人則冠服諸事亦可以預備還宮時所經各邑鄉校亦當遣官致祭也延安府夫人田氏_{大妃}墓在龍仁往時以齋戒不可致祭也還宮時雖不可親祭亦當遣承旨致祭也且京畿觀察使及呂州牧使等有賜衣服之例其令尚衣院段衣二領紬衣二領持去十五日拜陵後則日

必晚矣可及取人而應榜乎抑翌日應榜後可以動駕手如其下雨則
經宿有弊前例何日還宮乎相考以啓政院即回啓曰取人之事今若
捧承傳則恐儒生多數下歸也且成宗朝取人之事初非有試取之
心也只以鄉校儒生等多數祇迎不敢虛過特命試取故殿坐於大
門以戎服應榜也其取人而動駕之日考之前例以十五日試取應榜
而十六日動駕也○傳于政院曰果如所啓取人之事若預降承傳則
儒生等必多紛擾而徃臨時為之可也且前者欲幸齊陵之時一應
前例無遺書啓而今則只抄其大綱而書之不可知也即今注書二人
分執日記庚戌年英陵行幸往還之間凡傳教及所啓一應論啓之事
與諸將供饋之事皆書啓○禮曹啓曰文廟親祭後殿講儒生等依前
傳教以時居館四學儒生為之乎以初試入格六百人陪祭而講經乎取
稟傳曰雖未入格初試之人當依前傳教以時居館四學儒生書啓落
點而講書也且若不為初試之前則自鄉上來儒生等皆欲觀光矣今
則初試之後不參者皆下去然若有未歸者皆今觀光事言于禮曹○
政府啓曰平安道觀察使許琬仍為留任事初以為無妨矣臣等更思
之大臣受重任出使外方義當復命況其觀察使除朝辭赴任古無例

也今許磔以大臣右贊受大事必有面達軍機之事亦有與朝廷相議

之事使之留任而不許上來似乎未當也傳曰如啓○下巡邊使書狀

于政院曰巡邊使以浪時汝應巨姐伐許等為囚之無益還給于浪老

吾投此非也彼浪老吾投必懷憤于浪時汝應巨等語之曰汝何不曰

我是賊入而自明其非賊使我反受欺罔之罪耶云其入面獸心之徒

必有疾憎致害也直為放送何必還給于浪老吾投耶然既為行移于

滿浦今不可及為公事也此意言于備邊司以巡邊使許磔書狀曰臣前者

因故林沙伊豆等欲為放送而路稟于朝矣然浪老吾投傳告之

言似為侶慢滿浦僉使嚴加峻責今許放送似乎未便臨沙伊豆等

姑勿致送當觀其浪老吾投等所為隨便處置何如浪時汝應巨

姐伐許則彼此不干乃因無益若浪老吾投出來還給送之因語

之曰汝等欺罔當置於法但念歸順已久且有來往例還之路故姑不

議罪浪時汝應巨等則本以丐知介不干賊類故還給于汝汝其識

心措置擒來賊則待之如初且加厚賞臨沙伊豆

等被囚之人盡許放送云事已為行移於滿浦也○傳于政院曰若浪
老吾投急速出來則今雖為公事未及諭于滿浦矣若遲緩出來則可
急諭之矣急速為公事馳諭于滿浦事其言于兵曹○戊寅布營使安
潤德啓曰臣今日先往看審其宿所處何以為之前例則龍仁利川及清
心樓也然非臣之所及見也若以官舍為宿所則當以紅門內為闕內以
紅門外為闕外如是布設何如傳曰龍仁利川則以東上房為宿所繼州

則以清心樓為宿所一依伐成宗朝故事為之○兵曹備邊司同議啟
曰彼人浪時汝應巨沮 許等當初雖聽浪老吾投之言而出來其後
言端多有異同浪老吾投必懷憤欲釋憾於二人若待浪老吾投等未
出來前急速放送何如傳曰依啟○已卯京畿觀察使金克愷啟曰臣
在陽智縣伏覩行幸書狀上來時歷驪州利川等地見農事形止則他
穀皆已成熟而根耕大豆晚耕水田晚蒸木花時未結實來月十二日
間必未及成熟若督收獲則恐其盡刈未熟之禾且初七日軍士結陣
則雖嚴禁踏損而害穀必多至為有弊此臣目覩之事故敢啟傳曰已
定之事今不可進退也○傳于政院曰今見 成宗朝故事拜表後還
宮時欲於驪州等官鄉校親祭後取人而當時有以小邑不可親祭啟
之者故特遣官也蓋雖小邑為先聖親祭是亦夷事古云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為先聖之事不可以邑之大小論也小邑雖不可親祭驪州乃
大邑而鄉校亦在一二里許予欲親往謁聖後取人何如且 成廟取
人之事則因其儒生所製之拙而為生負也又其取人出於不意而非
預為計料之事故以戎服應擄也今則已考前例預為計料而去也若
為取人則以戎服應擄似乎不當予欲上下皆以冠服行之此亦何

如招政府郎官收議于三公事言之○庚辰 御夕講○禮曹啓曰金

同難事義州牧使許寬不詳密處置以致還逃故其公事當如是也

但金同難率來之人東人也圍立金同難使不得見其面貌仍致逃亡至為

綢繆以此意移咨于連東何如此大事也問於大臣何如且今來咨文

辭緣大槩則可知也然有未盡解處令承文院翻譯何如傳曰以所啓

之意報政府可也咨文翻譯事知道平安都事洪慎書狀曰義州牧使

執子島守護軍士高文兄進告內唐人二名越邊來到朝鮮人物全同難

使之護版成時到義順館所請金同難者乃唐人衣服著持騎馬之人

兩手及項堅鎖連鎖馬項率入大廳而指揮乃即解所佩開金給付下

人今解馬項改鎖入腰仍置大廳恐州人面貌相見圍立守直多食供

饋後乃曰明日宴享後交割云率入于東上居狹房而遼東千戶三負

招獲十一名等直宿及翌日朝唐久等乃言曰去夜四更金同難逃去也

使通事洪蒙心來告矣同日宴享後言于指揮曰我國罪人專力捕捉

押來多謝云指揮答曰金同難逃東千戶等率入直宿而致逃也云若

金同難率來則非徒項鎖也金同難逃東千戶等率入直宿而致逃也云若

問則千戶等曰金同難初非不為率來也我等不知所為好樣為之云

云以所持馬匹給之馬正明途投而乃曰金同難致逃之事不得已云

辭轉啟也直宿人名反覆問之終不直說馬匹則照數途投訪問馬主

而其差備通事禁亂守直人等並為囚禁推考而遼東咨文一道白牌

一道湯站差批一道騰書上送云云禮曹公事曰遼東委官指揮康

等押來金同難而不即交割其面貌亦不許相見而率入所宿狹房使

率來之人直宿而捕逃者情迹綢繆而義州牧使於其到館之時宜即

親往交割而若見其情迹綢繆則以所犯至重逃取可慮之事多般

說受來堅囚可也乃不詳密處置任其所為致令逃取至為不當且假

使不許見其面貌自越江至義順第十里其間騎馬押來其護隊之人

可得相見而其為金同黨與否不為詳悉質問于李枝文等具由報使亦為不當使敬差官趙琛推考義州官吏而其差備通事及禁亂守直

人等與李枝文等詳悉○辛巳 御夕講○壬午政府答曰臣等見義

州之事至為驚駭彼金同難者乃叛逆之人也若聞捉來之奇則為義

州官吏者當於江上親往逢授嚴謹押來可也而只定軍士而送至為

輕歇也及到義順館官負亦當親即堅囚今見此啟本必官負全不顧

只令通事傳言無親往逢授之意故彼唐人乃曰明日宴享後欲親見

官負而交割也云爾義州既有一官二負雖不皆往一負親往欲受則

彼唐人必無不許也且於其時唐人等圍互不得見其面貌云鴨綠江

去義順館幾十里且於申時越江則其間豈無相見之理乎雖實非金

同難而似若為金同難而率來仍稱逃亡然當初唐人越江者有數若

計其數則亦可知也必其定送軍人二十人皆其金同難之同黨若金

同難在則恐其辭連於已故故為逃亡而義州官吏反為見欺於下人

而如是啟之也中原其以我國為有紀綱乎此官負請速審之而推考

重論以他官負擇差下送何如仍以禮曹公事入啟曰遼東人押來金

同難不為交割緣由回咨于遼東事禮曹為公事報府矣但我國之人

既以誤為唐人雖不交割不可以歸咎上國之人只以逃竄之意答之

而不須分明移洛也故此公事不為成牒而入啟耳且驪州鄉校親祭
事下問但於今日既欲親祭于文廟祭不可煩瀆雖遣官致祭甚當且
取人事若各於其官取之則大駕多有留停之弊龍仁利川儒生聚于
驪州試取似當前者每官各取謂成宗朝庚戌年英陵行幸時利川一人
也然其人物非如國家所取者而不敢以生員自處至不為居館云請
褻會於一處而取之何如且各官儒生 命考鄉校置簿而許赴但京畿
訓導率皆庸流故少有可學者以受業於訓導為恥而或私自讀書或
就學於館學故鄉校置簿可用者少若土著之人則並令許赴何如若
一依置簿而取之恐不得可用之人且賀禮時放務時賀禮也用冠服事前則
事出臨時本迫故以戎服行之今則預為計料而為之以冠服行賀禮
甚當傳曰金同難之事義州牧使至為誤也假令不開之人若唐人押
來則所當親往受之况如此罪重者豈可如是虛踈乎中原之人聞此
竒則其謂我國有人乎義州官吏則拿來推考而差送他人可也鄉校
遣官致祭事當依啟取人事前在 成宗朝非預為試取之計特臨
時試取而又其所製甚拙故以生員取之也今則預為結束而去不必
以生員試取也其土著之儒皆為許赴而若只取驪州利川龍仁等邑

儒則又似不廣如陽智廣州亦是所經之官此五邑之儒皆欲聚會于
驪州而試取也且有武才者亦必有之并可取也今雖已為別試亦可
斟酌而取之也然侍衛軍士及他官之人使不得許赴事當令禮曹磨
鍊節目也○傳于政院曰凡舉動之事史草則必皆書之然今此拜陵
之事自始初各日傳教及其收議于政丞而政丞所啓之事與該司所
啓之事暨英陵行祭後至還宮所為之事並詳悉書啓亦可以此為後
例也○癸未禮曹以驪州等官鄉校致祭擇日文書來啓曰當初以十
五日拜陵故致祭鄉校以十六日擇定矣果如 上教不祭鄉校而先
為取人未安以十五日拜陵後即遣官致祭于鄉校而取人何如傳曰
以十五日致祭可也拜陵即遣官祭于鄉校一邊出試題製述而一邊試
取武才也且遊街之事在京則或為或不為此則外方之事在 成廟
朝亦為之今亦遊街○甲申內兵曹啓曰光化門搖鈴將以門隙來啓
曰禮曹藥房失火將延燒于中樞府雖方救之火烈不能滅之請出所
入軍士救火傳曰如啓○政院啓曰所入軍士二百名使部將申濱率領
救火往則火盡燒去禮曹西行廊及中樞府中廳後中梗皆燒也傳曰
知道○布營使安潤德來啓曰道路當初下問時臣與兵曹同議以為

穿川路極峻險不合輦路三田渡則自 祖宗朝所幸之路宜以此路
行幸事入啓蒙先今者以三田渡下去而看審其道路則大頂決處成江
不可作橋梁若不得已此路行幸則必為浮橋而後可浮橋功役甚重
又不若中朝之所為雖裹船隻而為橋若逢惡水則恐或危殆且過
犬頂少許又有小大頂決破若皆公為橋則功役重大臣在彼謂驪州
見京畿都事朴光弼其浮橋措置之事已令通諭于觀察使然更思
之與其作浮橋而行幸穿川雖險若暨令平治則穿川反為便易雖有
平治之功役其危殆之弊則無也故臣來時以穿川看審道路而來也又
以布營晝停處磨鍊單字啓之傳曰當初議道路時以三田渡為 成
宗朝行幸之故道而謂之當行此路也但犬頂決毀而路又不直故予
意欲由穿川行也今聞卿巡審所啓至為宜當非徒犬頂有浮橋之弊
也今考 成宗朝故事三田渡之路有泥濘處馬牛多陷穿川雖若峻
險其丘陵險阻處暨令平治則亦可行也且驪州清心樓布營之圖則如
道他餘利川等官布營之圖則今日日暮未及叢落也當隨後細覽而
叢落也○乙酉視學賜米百碩于成均館○傳于政院曰儒生供饋於
明倫堂庭內只賜一爵事前日傳教矣今宜講書後殿坐于下輦臺輟

依幕前面使儒生列坐泮水內賜三爵○上御明倫堂講儒生略以上
賜給書冊○巡邊使從事官元繼蔡以巡邊使意啟曰巡審事大綱則
但於書狀但巡審江邊鎮堡則實軍一千四五百內地軍士則甚多不
可卒迫點考大允防禦措置事臣當在此為之但師期時未定此方人
所言不一而臣亦別有所聞見不可一一以文字間書啟親與朝廷共
議以定廟筭何如今年勢不得舉事故從事官及軍官皆為上送計也
傳曰巡邊使仍為觀察使使之除朝辭赴任也大臣以為巡邊使所懷
必有親為格達之事而觀察使除朝辭赴任亦無此例故使之上來復
命也巡邊使書狀曰臣畢巡審江邊後本月十八日到定州敬奉諭書
以臣為平安道觀察使臣本以庸材濫蒙誤恩叨蒙重寄感激之
心有死無二當一應軍務敬依措置但臣頃與邊人辭事者議具用師
之期或云四月或云九月互有異同而臣之所懷迫中之事亦不可一
一書啟須親稟廟筭高確○同知成均館事申公濟率學官及儒生等
上箋謝意傳曰學校之事浸不如古朝廷上下皆為軫念也宜益勵教
養勿為謝恩○傳于政院曰英陵行幸後昌德宮及四所入直衛將等
皆以衰老及南行之人為之兵曹以無人故不得已如此充差事予非
不知也但若隨駕之人則朝廷皆往之處雖庸下之人亦可隨波而行
也若空闕守直衛將則不得以年少有識之人為之也一應守門將及

衛將等擬望受點○丙戌傳于政院曰西郊觀稼以近有大事謂親祭也故不為也若過二十日則又有殿試而多事矣故欲於二十日西郊觀稼諸事預備○禮曹啟曰前者冬享大祭時兼行告廟祭事下問之時曹中以為祭祀不可煩瀆故以兼行先當事啟之今更思之又考禮文則若親祭于山陵之時則前二日遣官告之例也雖初九日親行冬享大祭初十日遣官告之亦當傳曰出必告反必面禮也而冬享大祭初九日其間為日迫近故欲兼行告廟之祭問之于卿卿等亦以為宜當故使之兼行今乃以禮文別為遣官祭告之事來啟當收議于大臣○鄭光弼議曰出必告反必面回為禮文也但四時大祭即感慕節序之遷移也臣意以為不宜以他事干其間也且其告之事非為別告於他處也 莊憲大王神主在於 宗廟初九日既為親行大祭則十日遣官致告其為宜當不必親告也沈貞議曰拜陵告祭與冬享親祭兼行事臣深以為未便與同僚共議欲達今禮曹所啟甚當李荇議曰初九日親祭乃為冬享大祭若兼行告廟則似於大祭不專依禮文遣官行之何如傳曰依禮文為之當以兼行之事亦不為奉承傳也然向諸事結束及祭文並宜改之○傳曰驪州取人時其武才規矩則亡今臨時取稟但軍

器寺及訓鍊院官員皆為下去觀其地形某才可試某才不可試之事
告于兵曹使兵曹只以所當試取之才書啓取稟○黃海道觀察使黃
孝獻馳啓曰瑞興豐川平山新溪長連殷粟等郡縣有虫或如二眠蠶或如
三眠蠶色青黑損食木麥○丁亥 御夕講侍讀官黃士祐曰大凡刑罰
人命所關先王立法不可以私意輕重也孟子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
殺人則臯陶執之而亡漢張釋之為廷尉時有犯蹕入文帝欲殺之釋之以為
罪當笞然則非徒下人執法而不撓為人君者亦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
而後人皆信之也 上曰刑罰失中則非徒有闕人之死生亦可以感傷
和氣而致災異也刑官當擇以用之他事則未可知也宋仁剛之事大
臣以為未便屢為啓之此軍法之事而又朝廷之議已決不可改者然
予意恐有可疑之事故大臣亦有疑心而如此啓之也特進官孫澍曰刑
罰失中則事事皆非刑官宜重其選 上曰若京師則刑罰之失中物
論隨之故必為操心若邊方遠地則聞見為難守令必多濫刑之事孫
澍曰外方刑罰失中之事觀察使當考察也○戊子傳于政院曰常時
行幸時凡軍令非但以標信亦或以密符諭之也今此驪州行幸時亦
欲如此為之也但 成廟朝先以論書下諭于左右廂而後用密符今

亦以論書生論而後用密符乎抑密符與宣傳標信一時並用乎此意

議于兵曹且成宗朝祭齊陵時聚老人於開城府供饋今者亦欲聚

六邑老人于驪州而拜陵後還幕次出試題然後於清心樓宰相供饋

時亦可並饋此意預諭于各官事言于禮曹○禮曹啓曰今見平安道

敬差官林啓本則新島來居唐人言辭甚不順自謂雖死不還假使入

歸而冬則入歸春夏則出來煮鹽云若如是往來則與來居無異此事

處置甚難收議于大臣何如傳曰宜即報府也林啓本曰臣與差使負

人家舍人口數男女杜老弱居住地方出來年月日錄之干左唐人等

會于一處使通事申詢開諭來居不當之由其韓敬陽金善玉等答曰

你們去八月入來言吾等來居之不可故其一家則今月初生率妻子

還為入歸而時居人則亦欲田穀畢收牛羊雞畜還載後十月初生當

入矣然今雖入歸年年春夏出來煮鹽漁獵等事休等不得禁止云臣

等更語之曰若春夏留在煮鹽捉魚則與仍居無異不得已當移答遼

東治罪也云爾則答曰吾等本無罪幸何畏之有且崔琳等常時自言

日雖至斷頭終不出歸云今則以鹽蝦必賣事出歸本王今不在家云

觀此等言辭各異決不可信矣但來居唐人之中弓箭造作者無而唯
王等者台鐵匠台爐一處排設斧鑿農器等物打造也右島周回十五
里無峻峯深窟土地沃饒可作水田種五十餘石許旱田六十餘日耕
許右島距遼東六十餘里距龍川亦六十餘里已上人口壯男四十八
女二十七老男八女
四弱男十四女十九
○傳于政院曰景福宮修理近日幾異子恐有修
理未盡處前日於景會樓接見倭使時欲為親見而接見之禮中止故
未果也欲接見東雲西堂等而若有未盡修理處則須於冰凍前修理

故予今日還宮時欲歷入見之別無所為之事故不為預教也○日出時

上具戎服出自崇禮門觀稼于西郊晝停于望遠亭觀武才上批堂

下官射

○傳于政院曰今日行幸時於敦寧府下有二人着桃紅衣而

走馬過行于御前甘為內禁衛兼司僕則未可知也若侍衛而失行落

後者則當於御前下馬而還騎而乃直犯大駕至為不可今若問之則

自中必相推調也然此二人窮極推問以啟且駕至鐵物前橋於道中

宣使官柳光厚也以蠹破落之事來告假令或蠹或交龍旗幸有破落之事

宜即結之而於晝停處啟達可也於道上告之不當今則不推之後若

有如此之事則隨即結束不於道上啟達之意言之○如文館副提學

俞汝霖啟曰今聞還宮時景福宮修理所親臨監視之事人君舉動不

可輕易也臣等以謂於大體未安故敢啟傳曰大妃殿所御之所已

為修理意以為客人接見之時可以見之矣不為接見故未果也予可

為此而來見也若其修理幸有未盡處則不得已於冰凍前修理故還

宮之時欲入見之也此亦奉上之事前例亦有大駕歷入親見之時所

啟之意則是矣然何害於義耶○傳于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符曰其

為東西郊觀稼者非為遊觀也蓋欲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也今則東西郊觀稼者皆以例事為之若遊觀之事也昔在 成宗朝行

幸于英陵時驪州等各邑特賜民田租之半此還宮時所為之事也今

年農事雖稍稔予欲令郊外百姓亦蒙其惠澤也於大臣意何如上

幸驪州故引成宗時事言之也沈貞李荇回啓曰下問之事至當東西郊觀稼自

祖宗朝如此為之其留念于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之意

至矣今年不可謂失農然其恩數之事自 上當斟酌為之也但外方

百姓則皆有田稅矣若此京城十里內則不如遠方也留念民事至於

此極臣等不勝幸甚傳曰知道沈貞李荇又啓曰今年農事雖曰偶然

外方風水之灾亦大並可留念使遠方之民均蒙其惠澤也傳曰大臣

所啟之言至當君之視民何有遠近之殊耶今此之問適因觀稼而議

之也欲使遠方之民均蒙其惠澤則在擇賢守令也守令若能奉行則

恩澤自及於民矣此固當更加留念○傳于政院曰此落點宣傳官十

人速令乘舟渡江乃於江邊或馳馬或射禽予欲觀其制馬之勢與射

禽之狀也○臺諫合同啓曰景福宮修理處親臨監視之事臣等聞之

深以為未安前日教弘文館曰弘文館先以不可親臨之意格之故有是教慈殿所御之

處恐有未盡修理而欲見之此亦奉上之事孝念所發見然其修理

之所非但東宮大妃所闕內皆為修理朝野之人豈盡知上意如此

乎必有以謂為營繕而親臨也臣等恐虧盛德傳曰慈殿所御

宮若有所當改修而不修非所當修而修之則須及冰凍之前畢修也

故欲見之也此非如他處乃闕內也有何妨乎○有一老婦戴西果

而立於殿坐望見之處上見之傳于政院曰彼江邊有戴西果來立

者不知以何事持來也但去丙戌年有來獻青茄者亦於觀稼時來獻也問于大

臣則云此獻芹之誠受之何害於義耶故命受之若效此事而來則終

必有弊遣別監其問持來之故政院即遣別監問之則乃丙戌年獻茄

者良女阿只同欲獻西果及青茄而來也傳曰此亦獻芹之誠所當受

之然每為如此則民爭效之不無有弊更遣別監語之曰汝之誠則至

矣然不可受也却之○傳于政院曰景福宮東宮大妃所修理處見之

則寢室多障子此則必以慈旨為之也但西行廊外則造避雨雪行

廊自西行廊至寢室之處則不造避雨雪行廊障子則不可改也避雨雪

行廊則所當為而不為也此意言于繕工監○庚寅政院啟曰昨日下午

問景福宮修理處自西行廊至寢室不為橫閣之事問之繕工監則云

允所修理之處工帶繕工監同議啟稟而為之行廊橫閣之事當初不

為磨鍊而隨後營繕之所又聽於次知內官之言內官亦不言之故不為也傳曰在所當為而不為故言之也○傳于政院曰野人則常以東小門往來也倭人則今始見之不可以小路間闔之間率去宜以弘化門前大路出送可也○下聖節使韓效元書狀于政院曰今見此書狀皇帝加上祖考妣尊彌使天下進表陳賀矣我國亦為陳賀與否韓效元問之于其當該都吏則答曰不為陳賀非也其來賀何害云前者姜徵使於中原請於禮曹曰我國海外之邦凡有陳賀之事皆不可知之禮部移咨遼東而遼東移咨我國次知之何如禮部乃許之也今此陳賀若令海外皆為則遼東必為移咨矣我國則待遼東之咨然後為公事然禮曹幸有考古文所為之事使曹報政府而諭之于承文院可也

狀曰臣到京第三日依例請見朝序班夏彛曰今日皇帝加上祖考妣尊號考尊謚母台徽號受賀之日次日見朝可也云如其言次日見朝

因問外方陳賀與否夏勝曰不得計知也求見今日頒行詔文則外方陳賀之事不為舉稱而更不得聞見七月朔報多般求見八月十三

日始得看審七月二十日禮部一本節該上禮已成詰告天下理宜行移各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以上進表文慶賀云矣夏勝處其我國

來賀當否及遼東都司移文知會與否更問之則曰當問于禮部儀制司而來答也翌日自禮部來言曰當該都吏云彼是外國我部不當言

來賀則本國自當考例為之遼東知會與否自有前例亦不考例施行

云矣以此答之又自言曰我意則朝廷待貴國如諸王府亦不以為非且貴海以自居當茲天下皆賀隨聞來賀於禮為待朝廷亦不以為非且貴

國凡遇進賀事例進各所方物今亦應多費禮物也云矣巨欲求見進賀表文格例問于夏獮曰近京衙門表文到來與否則答曰在外衙

門例不得各自成賀布政司收合所管地方各衙門表文一齊上送故順天府雖在京城而直隸許多府州衙門道里遠近不齊兩行發還前想

未及進云故不得求見其詔書及禮部題本則騰書同封上送也○皇帝詔書曰朕聞聖人之孝以尊親為大人君為治以孝敬為先匪昵情

率意之所取私實古聖帝明王之要道者也朕以藩服仰荷天命奉我皇兄遺詔遵我聖祖兄終弟及之文命朕入奉祖宗大統自即位之始

首仰禮官會廷巨集議稱號等項奈何左右大臣謬立非禮之議春曹卿佐妄求不經之言謂父子可絕其親執後世為人後之說是以統

嗣在分紀綱墜失人倫幾致不明考議幾於聚訟當是具時朕徒存進報之誠見聞有所得上賴皇天鑑佑賈我賢良大名大倫已各正其

天序尊補尊稱尚未合乎彛章是非好黨所能為實由朕冲昧無知之所致也今追惟我皇祖妣孝惠皇太后夙事皇祖勤儉齋莊其尊稱未

盡我皇考恭穆獻皇帝而玄德昭彰寬仁純粹聖母章聖皇太后靜善淑哲克膺內治誕育朕躬深恩罔極慕鞠勞訓誨之無可酬肆洪仁峻

亦曷以頌追報之忱既莫能伸揄揚之誠又未少罄茲復恭稽典制爰據輿情遣官祇告于天地宗廟社稷於今年七月初十日恭奉寶冊進

上皇祖妣尊號為孝惠康淑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加上皇考尊諡為恭肅淵仁克穆純聖獻皇帝十二日恭奉寶冊加上皇考

為章聖慈仁皇太后大禮告成所有應頒恩賞條示于後○禮部一本慶賀事內開事請七年七月初十日恭遇皇上益隆孝敬加上祖考妣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佑聖太皇太后尊號皇考恭肅淵仁克穆純聖獻皇帝尊諡十二日加上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尊號大禮已成誥

告天下理宜行移各王府及天下文武五品以上衙門并進表文慶賀及照章聖慈仁皇太后已加徽號九選正朝等節及一應慶賀表文相

應一體欽遵命下之日本府仍行移各○下禮曹公事于政院曰男老人供饋時則孝子順孫一時供饋女老人供饋時則節婦烈女并為供饋

事付標以啓○黃海道觀察使黃孝獻馳啓曰平山府內人家梨木新

葉滿條莪花如春○辛卯傳于政院曰全羅道衲衣違格製造臨陂

潘古阜

崔順成

等官今依前例罷之而大臣以為其衲衣皆造於都會

官右守令等無罪故使之仍任而更問于其道觀察使柳其書狀

云使其守令等各於其付近都會官往來監造此與本官所造無異云

故以此書狀之意更問于大臣大臣云實為觀察使使之往來監造既

如此違格造之則守令固宜受罪若不令往來監造則守令無罪也觀

其守令之推案則可知其使之監造與否之事云故其推案使之入內

而此案煩多不可盡見也其招司憲府城上所分揀以啓事言之且

凡為行幸之時傳令宣傳官及義禁府官員例為皆在駕前故若有傳

教之事則即於駕前傳教近來別無所教之事故不為如此傳教而宣

傳官及義禁府官員皆是新官未知古事若於駕前招之則恐或驚懼

也此意預言之于宣傳官及義禁府郎官○傳于政院曰左右大將衛

將處以用密符事為諭書下諭標信與密符相用若隔岸隔山之處則

以密符下諭一依 成宗朝故事為之○禮曹啓曰養老宴事六邑之

人當聚于驪州而饋之也若女老人及節婦等比聚于驪州而供饋則賤

人可往參也士族婦女不可往也何以為之且老人等若有從馬者則

可往若無從馬而又病不運身者則必不往參而如龍仁等官又三四
日程也決不能往也各於附近宿所處供饋何如傳于政院曰常時大
殿則只饋男老人而不言女老人之事也禮曹公事曰女老人等則酒
肉磨鍊賜給云予意以為雖非傳教是亦美事許之也且若有孝子順
孫則與男老人一時供饋又有節婦者亦依女老人例酒肉賜給事此
公事付標以咨事下教初不言聚女老人于驪州之事此言何自以發
其問以啓之且老人不能運身者二三日程往來有弊依所啓為節目
以啓○政院啓曰進賀使皇帝加上祖考尊號宜速為差出後可及為
文書也前例如此進賀事或待遼東浴而為之者亦有不待遼東浴而
為之者今者聖節使既為親問以來雖不待遼東之移浴宜即差出發
送於正朝使未行之前此時急之事故不待禮曹之報府而先咨傳曰
中原有陳賀之事禮部移咨遼東遼東移咨于我國次次知之事前
者差徵請於禮部已出規模也今者皇帝加上祖考尊號誥告天下上
表陳賀也然其並令海外陳賀與否時未均知而又韓效元問於序班
之次序此以都吏之言答曰汝國亦宜進賀云若此言出於禮部堂上則
可也我國與中原何異下吏以所聞言之但聞此言不待遼東移浴而

遷為進賀則彼中原之意必以為此事易為漏通也若令海內通為陳
賀則不可不往若只令海內陳賀則亦不可往也政府之意以為事大
之事而急速啓之予意則欲待遼東移咨而為之且前者中原人譏之
曰汝國之人不當來而來是為貿易也云此意更議以咨○禮曹啓曰
進賀事欲為報府今朝政府取去聖節使書狀而見之先為啓之故不
為報府也本曹之意以為於正朝表文慈仁字新上尊號不可不書而又不可
可不為進賀而書之宜先進賀而書二字於正朝表甚當傳曰前者姜
徵於禮部元有陳賀之事必移咨傳諭事已立規模而來矣今不可只
聞下吏之言而不能詳審其海外之通賀與否遽為進賀也故使之更
問于大臣議而處之也○平安道觀察使許碗來復命傳于政院曰平
安道觀察使以大臣委授重任而往來必有欲面啓之事予亦有欲問
之事適以今明日國忌二十四日殿試故不即引見來二十五日引見
事言之而送○三公啓曰正朝使文書其加上尊號具書為難彼事是
非間尊崇祖考使天下皆賀此言非出於下吏之言乃公文聖節使所
騰書詔文此
文書豈為虛事且前者果有以我國為貿易入來之譏然豈可以此
沮止耶大凡事大不可計煩數慶吊于中原自前有之今不可不為也

傳曰事大之事豈計煩數而不為耶欲見禮部移咨而為之也聖節使既為膳書詔書而先送是亦公文也其速遣進賀使○壬辰傳于政院曰昔者大臣有疾宗室有病人君親臨問病以示重大臣之禮睦九族之道至為美事後世以為難之子常以為未便焉以予所及聞見事言之

成廟屢幸於孝寧大君永膺大君月山大君顯肅公主等家行幸

時歷入見之子即位以後齊安大君有疾親臨問病前例頗多孝惠公

主延世尉金 諱公主自去月患痢證重予嘗欲親臨問病為此行幸似不輕故

予未果也近日聞之其證尤緊予來月有遠行不獲已見之故殿試後

過行時親臨問病事予已論公主况此家乃予之本宮非如私處故前

者元子移寓時亦歷入見之且此家乃世祖即位後移御之所行幸

不妨明日殿試後欲親臨問病此意言于兵曹政院議啓曰明日殿

試後還宮時欲親問病于公主家上教至當但成宗朝事則大君

與公主皆為尊屬故親臨問之也孝寧大君於成宗四寸大父也永

成宗之且頃者元子避寓之時殿下雖為親臨見之然世子與公主

有間公主有病親臨問之於事體何如傳曰當于傳教之時以予自己

之事不敢盡言只以大綱傳教也成宗之親臨于永膺大君顯肅公

主等家者非但為大君公主也以予為潛邸時以氣不平避寓於右家故成宗自習陣還宮時再度入見此去癸丑年間事大君公主與諸君翁主宜有間隔而又有前例故欲歷入見之也 成宗朝事今之朝官必不知也若有宰相豈無知此者乎○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啟曰英陵行幸時諸事自上皆欲省約而臣恐在下之人不知 上意而各官等允支應諸事不能奉行而弊及於民也 詮聞外方不無民弊如供上之事不可啓之也如一應供饋之事支應使皆為檢舉豈不斟酌但各官守令等必為人情於扈從人負其所為人情之物皆出於民力不可不痛禁也 奉承傳于京畿都事何如傳曰省約之事前已招言于京畿觀察使道路修治及他餘之事勿令弊及於民而驛馬磨鍊之事亦欲其無弊而為之也 然果如所啓下人不能奉行則不可無法而為之宜以省約之事奉承傳使下人知之也 又傳于政丞曰成宗朝予在潛邸適予平避寓于永膺大君家及顯肅公主家 成宗習陣還宮時以為大君公主與諸君翁主不同親臨問病也 今者孝惠公主適得痢證明日殿試還宮時公主家在於路邊故欲入見之也 先朝之人有幾新進之人見其入見之事必以為恠也 故諭于鄉等

沈貞李符啓曰親臨問病雖是先王朝所有之事然其大君皆成宗之所尊敬者與今公主不同况明日取人之日備法駕侍臣節次而舉動還宮時入見於事體何如大凡公主出嫁則雖歸寧亦不能為之故古語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又曰遠父母兄弟祖宗朝雖或一寺為之非後世必欲遵奉而取法者也况以朝廷之事言之則延城尉金禧當有君臣之分何為親臨於臣子之家乎傳曰所啓至當但予在永膺大君家時則成宗以禮服親臨以今思之則乃為殿試而還宮時也在顯肅公主家時成宗以戎服親臨以今思之乃為習陣而還宮時也且此公主之家非若私家予之潛邸本宮當元子避寓之時予於習陣後以戎服入見也大臣之意以為備法駕入見恐為恒法而啓之也然當在成宗朝乃一時幸為之事也今亦一時幸為之事豈為恒法乎公主適有病予又來月有遠行不可只送人問病而已侍臣則皆令退在而入見何害哉且非為金禧為公主也○癸巳寅正上御仁政殿出試題即還于大內○臺諫啟曰臣等聞還宮時歷入于孝惠公主家云蓋人君不可輕易舉動也况公主又非尊屬雖為問病不宜親臨也傳曰大君公主不與諸君翁主同等也公主有病歷入問之何妨

且予目覩 成宗之事雖非尊屬亦為屢臨問病此意昨已傳于大臣此非為此行幸公主之家乃還宮時路邊故欲暫入見之况公主病疾緊重而來月予又有遠行乎予意以為歷入問病無妨也○日出時

上幸慕華館試殿試○傳于試官曰舉子先射貫革畫數則邊中一分貫中二分若不中貫革者勿令騎射○臺諫合司啓曰孝惠公主家歷入未便之事今曉動駕前啓之傳教曰 先王朝所有之事何害於義耶

此傳教則當矣但前日景福宮修理處親監之事下情皆以為不當然其下諭曰 大妃所御之宮欲親監若有未盡之處則當於冰凍前修理故雖以為未便然以為孝理之事為 上行之故不復更改今此歷入之事不與此事同也且雖是 先王朝之事然乎異事殊不可盡為

遵行也傳曰歷見公主之事非因循 先王朝事而為之也此間允事豈必盡言而後卿等知之耶且非為此而幸也三啓傳曰觀今之世雖父子之間猶或薄惡予之親臨之事亦或起勵風俗成命已下不可復

改也○取武科南致勗等十七人道由敦義門歷入于孝惠公主家○傳于政院曰此家欲饋酒侍衛宗宰侍從臺諫及里門內入侍將士皆

當饋之○申初大駕還宮○傳曰行幸之家則布米等物例為賜給今

以中糴米並各二十五石黃豆二十石白木縣白正布各二同官木縣官

正布各二同送于孝惠公主家○憲府啓曰前者晉州牧使有關吏曹

乃以寧海府使

孔瑞麟

為晉州牧使又以大丘府使

李賢輔

為寧海府使以

一晉州之故數邑之人勞動此吏曹之誤也右守令等請速令仍任而

更出晉州牧使且義州境連上國關防重地而前守令等

今差新牧使

金珣

亦為不計爵秩而送之也今判官林百孫亦無踐歷之

人多為他邑判官可也若義州則固非新官試才之地請速之且臨陂古

阜守令等推案見之似為無罪請為仍任傳曰守令相換果為有弊但

前者李賢輔以有老親呈狀吏曹必以此相換也當問于吏曹且林百

孫迤之古阜臨陂守令等依啓仍任○甲午支應使韓亨久啓曰遠陵

行幸 成宗再度為之辛卯年儀軌見之則十月行幸自七月結束僅

得及之臣以試官入場屋乃為支應使而其後又有舉動故未即磨鍊

今乃以大槩行移于京畿諸事雖欲省約供上之物不可草率而為之

以無儀軌之事不可斟酌為之請與都薛里司饗院提調京畿觀察使

同議為之日支應之事檢舉從事官依古例差出四員傳曰依啓但物

膳分定于他道則有弊斟酌磨鍊勿使有弊於民也○京畿觀察使金

膳分定于他道則有弊斟酌磨鍊勿使有弊於民也○京畿觀察使金

克愷啓曰丙戌年傳教則開城府留駐時各種物膳分定于黃海道而於書停之時皆勿令封進今年則支應使以大小書停皆為封進事行移也其初日供上之物則司饗院持去其後小書停供上之物若欲即時捧納而用之則勢必不及預納而用於小書停何如傳曰其進排之物成宗以為過多而有弊於民故如此停之也今則大小書停進排之物當觀勢為之也水刺所進雖不過二三味下人之磨鍊當如此也因其時節之所有而酌之勿使有弊于民也○上引見平安道觀察使許硃硃啓曰臣初到巡審摘奸于江界寧邊義州等官城池比前益為修治軍糧亦足所謂以陳之穀皆為可食亦無耗損而其軍士等皆壯健能為持防牌環刀而為步卒臣只以昌城以上之軍士點考書啓其數千餘名若通計義州等處則可二千八百餘人然抄其可用者則一千六百人有餘也馬又肥健間或有瘦弱之馬邊人云此馬雖瘦若臨時養之則習於險路者他道肥健者反不及云臣嘗見驛馬其體小者尤能於惡路邊人之所言理或然也且內地之兵節度使成冊而送其數七千餘人也然內地之軍豈如此之多乎大槩斟酌三千餘人然時未親為討擇也農事則亦如京畿等處碧潼外如江界渭原等官踏穀

雖可食田穀則不可食然江界大豆則可食亦不至困弊也賊路體探之事小臣下歸之後以高山里仇郎介洞二處入送則三歧伊弓知哈鞍站極險然無事體探賊家五六家住處見之而來自仇郎介入去逢賊人六名乃逐捕一人語之江界被囚人等使吾來言速為刷還之事于汝等故吾等入來也云而還來其後郎老五投出來于滿浦言曰李汝農哈等羣聚成屯欲作賊于三水又欲捕捉水上水下體探人也云全不言見體探人之事其後更送人體探則出來時見為乙投進來曰我是馬乙投汝勿射我我欲言奇別于汝國也云今年雖不能舉事臣恒令體探也彼人之意皆以為今年秋冬之間則當征討也云大元邊事之人言曰若依古法日行三十里則三日經宿至四日曉頭當入賊家唯弓知介稍遠然其程道大槩皆同云如此等語非徒聞體探人之言其山形水勢問于南海謫居人可呂則其言亦同且泰川甲士劉世衡被擄刷還之時以仇郎介洞出來其所言大體皆同也若以輕兵入去則二月可到緩行則三日乃到其往還不過五月也若其體探之人則可三日往還也云且與節度使及邊方之人議其兵力則曰雖以本道之兵用之可也而與師之期則九月四月乃當也然九月則或有潛慮

茂密之地要路竊葢之害若四月兩水不多而雖非草長之時軍行不
久以米漬水而飼馬亦可往來也此言似近 上曰彼野人等不忘備
禦之事然其興師之期四月九月之當否朝議自有處之也且他道之兵
有弊若只用本道兵則可也然亦必有朝議也硃曰彼地道路狹窄皆
由谷中水邊行而全無坪地大軍無結陣之處唯梨坡三十里程道也
雖爲遠地大軍不得已於此結陣也大允朝議則時未定也觀其賊
人散處而居不得已三道分入則其軍卒六千餘名乃可用也本道之
兵五千餘名而臣今上來時道見黃海道守令等問之則曰驍勇之軍
多有也蓋黃海道與平安道連境之地抄其驍勇之軍一千名與本道
之兵合則可用也本道之兵其數則雖不止六千但以輕快往來之事
故略抄其精銳則已五千人也然本道有留防之事不可盡為赴敵故
欲與黃海道驍勇軍人相合用之也 上曰南道之兵雖不往黃海道
之軍則不得已往也本道之軍有留防之事果不可盡往也硃曰臣在
京時聞之軍馬最為瘦弱及親往見之則兵力有裕兵糧亦足士馬驍
健內地之兵亦多勇健江界朔州昌城等官則軍馬最為精強高山里
鎮軍則驍健馬曰瘦弱滿浦亦然然軍人無馬者以內地鞍馬次次騎

送則可也但此國家重事臣不可為某時舉事也欲待廟筭之定而奉行成筭也若欲征之則宜速定議諸將之類磨鍊放下而後去此言必騰播師期宜為秘密然諸將則預差而可為治裝也且問其賊魁所居之處則李莫只所乙古大近聞移居于浸借非羅也云李汝農哈居于波猪江越邊波猪乃大水也不能越去云且見義州新城甚為廣濶故以舊城內居人移出于此且前者入送作罪之人幾盡道亡云臣時未點考也新城有十三處頽圯大凡城大小不能守城何暇修理也且作罪入居者本以奸詐之徒於境連上國之地互相盜竊此無益而有弊若欲實邊則不得已入送勒令入居此 祖宗朝所為之事今者城雖修築又不能守之則何益欲守新城棄其舊城而新城又不能守之非國家欲作巨鎮之意也 上曰勒令入居是不得已之事然作罪入居果如所啓當議于大臣 硃曰安州關防重地若有事之時則自朔義州入來之賊皆經安州而入來故自古以謂重處也云臣見其奴婢全無而疲弊尤甚前觀察使欲以安興驛奴婢與之報于刑曹刑曹不知其意以為驛奴婢支應使客往來也乃防啓此刑曹誤為之事也非徒大小使客至如三天使出來其支應安州皆為而驛奴婢則不與焉

安州不得已給其奴婢可也且海南謫居人可野人得罪可呂謫居海南臣下去

時欲以為嚮導而率去今又還送于其家也當初率去之時單衣則已

為啓給也今則日寒而又勞苦往來請給襦衣何如有言其家有老母

甚艱困令本道觀察使題給食物何如 上曰果如所啓且征討之事

則當卿未歸之時會大臣而議之也傳曰征討之事則當初欲以今年

九月為之而九月已過若冬節則人物凍傷可畏來年四月可也其招

政府全數備邊司全數兵曹堂上會議義州入送依罪入居人等盜竊

於境連上國之地勒令入居便否且觀察使以四月為可然此草長之

時而又其正農時也甚為有弊以來年九月定議而俟彼人弛其防備

之心然後舉事何如舉事時以觀察使為都元帥而更送他觀察使則

事若不專此觀察使則在此而措置何如若不然則此觀察使適任之

後舉事何如亦并問之○憲府啓曰赴京使臣必以二品差送者重事

大之禮也前者雖間有通政赴京之時此偶然為之非例事也近來例

以通政假銜送之臣恐事大之禮輕也傳曰進賀使當速遣若有病年

老之人則不能赴京事政府曾啓之故徐厚有弓馬之才又在少無病

可以速行故差之也且凡為職任在於人器不在於爵秩也○文科殿

試取生員金萬鈞等十九人○乙未 御朝講大司憲金克幅啓曰赴

京使臣不可以三品官連送也 上曰事大重事固當使二品以上送

之今則急速往來不得已以徐厚差之也克幅又啓曰徐厚其於急速

赴京之事尤為不可也前者韓效元六卿也乃逆任而送之 上曰當

更問之司諫吳準曰英陵行幸時宣陵獻陵皆過行之處雖以拜陵之

事告于 宗廟然過行處甚近 聖意亦必以為未安雖不可親拜各

遣大臣告其過行之意何如此意當問于大臣也 上曰所啓甚當予

之欲拜宣陵已久但以漢江船捨修築有弊故不能為也英陵行幸之

前則執不能往拜也還宮時則又罷齊亦不可為也故欲於還宮後別

為行幸也此意大臣處問之吳準又曰臣等聞支應使驛馬啓請之奇

若支應使別有馳驅之事則不可以私馬往來也 韓亨凡曾請從事官書吏等所乘驛馬

臣聞允支應之事各官預為之備為支應使者但為捧納進上而已然

則允隨駕人負三公以下亦皆以私馬行而如糧饌之物皆當自持獨

支應使與從事官皆騎驛馬深恐有弊也 上曰支應使亦有所任而

乃曰於宿所捧納進上物膳勢不可以私馬行故命其給馬也大允驛

馬亦欲減省也若所不當騎則不宜給馬當更問之也○傳曰予意欲

拜宣陵已以近以失農船搶修築有弊故以不為之也今朝臺諫則以
 為當漕官告祭也予意則欲親祭但英陵下歸之時則方致齋之時不
 可親祭又於還宮之時則亦為罷齋不可親祭故欲還宮後三月致齋
 當漢江船搶未毀之時往拜于宣陵此則不須議之也但獻陵亦可以
 漢江往來乎若三田渡之路則橋梁修築有弊故予亦以漢江往也前
 者成宗亦以三田渡之路泥濘乃由漢江行幸之事予及聞之何陵
 則遣官何陵則親行耶獻陵不遠當英陵行幸之前往拜何如臺諫所
 啓過行未安之意至當此意細問于大臣以啓○下鄭淑上言曰其言曰臣
父兄謙前為平安兵使時滿浦僉使沈思遜不聽主將之令狃於無變
擅便越江猝遇賊人被虜遇害而乃以臣父以主將不能措置而致然
乃令充軍大凡合水時水上水下分掌考察碧瑢以下兵使掌之理山
以上虞候掌之而臣之父等蒙受罪前御兵使人馬被擄則只罷黜而
臣父乃以變生虞候所掌之地如此充早問望云此上言該司例為防啓也然此非身犯之罪
 也乃下人誤為之事也放之何如問于大臣○下宋仁剛推案曰宋仁
 剛之事以軍律之事故如此刑問也前者大臣因災變啓其曖昧時以
 臺諫論啓未以故不得分揀今則四十餘次受刑以非自己之事如此
 多刑今日大臣會處更議之○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
 符兵曹判書李沈平安道觀察使許碓左叅贊安潤德刑曹判書韓亨

先戶曹判書曹繼商禮曹判書金克成右叅贊孫仲敷同知中樞府事
金錫拈崔漢洪李之芳兵曹叅判尹希仁叅議尹任叅知金璇等議啓
曰舉師之期若以四月則胡馬瘦弱亦無霖潦之患舉事最當也若九
月則弓勁馬肥而又草密設伏可慮舉事似未便也若欲在討則當從
衆以四月為之可也欲為書啓我國之人輕薄恐師期之漏洩故以言
啓之也且平安道觀察使則不可適也須往本道以朝廷之意及本道
之事參酌為之可也凡事以觀察使節制最為便易也若定以四月舉
事尤不可適也且勒令入居之事不得已為也然近欲用兵本道擾亂
也今年雖為入送而勢不能畢入也姑待來年舉事後定議入送可也
且鄭允謙事邊方有事則主帥得罪例事故允謙雖非自己所犯之罪
乃以例事受罪也然罪非重大又是功臣自 上當斟酌處之且宋仁
剛之事臣等數三人之意自 上已知之矣別無他議也且英陵行幸
時宣陵獻陵過行未安之事司諫啓之然前者親祭于恭順陵時亦無
遣官告祭昌敬陵之事且英陵則即位而後一未往拜故今乃行幸既
以來月親祭于 列聖又不必復祭于宣陵也宣陵前既屢拜今雖不
為可也且往來商賈之船歷月拘留甚為有弊且為遠行僅留三日致

齋聖體不其勞乎且是 祖宗朝所無之事凡禮文之事得為而不為與不可為而為之皆過也 潤德仲璩啓曰宋仁剛之事不可以一時之議輕變須取服可也 李衍啓曰征討之事臣意以為甚難不可輕易為之也當初引見之時亦以此意啓之 沈貞啓曰宋仁剛之事以臣之子之事被推故臣不與此議也 傅于政丞曰征討之事右相之意甚當不可輕易為之也 驅民於死地何可輕也 四月正農時也 平安道軍士五千餘人 黃海道軍士二千餘人 調發六千之軍以為征討則亦必有物論也 成宗朝之事於內藏之書見之 許琮之言曰九月當為舉事也 然則雖九月亦可為也 今不必定言四月九月而仍任觀察使使之觀其時勢以來年更議為之 今若預定則恐其漏通也 且為征討之計者非欲示威於彼人以遼將遇害故不得已征之若預定以某時征討而又不能為則此尤不可也 且觀察使欲預知為將帥之人此非以他國之人為之兵曹自當以某人可當之事默計於心而待用且宋仁剛事前者大臣等議其曖昧只以臺諫論啓未以故不得分揀而今則加刑十餘次宜令免死而充軍則有武才之人亦可防其一隅以前照律罪之鄭允謙之事雖軍卒有誤為之事主將充軍法也然非身犯之罪又以

上言蒙赦已有前例放之勒令入居事舉事之後徐議入送且欲拜宣陵已久近以年凶又以漢江船槍造築有弊故不敢為也予常念英陵親祭後船槍未毀之時欲往拜而臺諫又為之啓船隻二三日拘留其弊幾何不可先英陵而往拜自英陵還宮後當不毀船槍而齋三日行幸可也獻陵亦過行處所當親祭但由三田渡往則路險而又英陵行幸之前無可往之日遣大臣致祭可也卿等既以恭順陵行幸之時不告祭昌敬陵之事啓之然恭順陵則非經宿之處故不告于昌敬陵若英陵之行則經宿之行不可不告祭于兩陵也許硃啓曰臣昨於引見時不為定議而啓之只以與邊民及兵使論議之事啓之也大凡以本道之事見之大事不可遲疑遷延也若可征討之後則邊釁不無而必有防備之事當決斷為之而今不決定乃命臣觀其事勢量時而舉事此甚未便軍士則雖以本道之兵用之諸將則不得已以在朝之人為之臣觀胡地形勢諸將必多用之不可不預定且本道有軍興之事民情擾擾而朝廷之議亦未有定若使臣往彼觀勢而為之則臣恐事勢難也鄭光弼等啓曰若不為則已為之則不可遷延也且巡邊使之來也其邊民之心軍卒之意無不周度定議而來雖於四月征討固非如

六七月興師之例三月赴敵則四月可罷兵以來又非一道盡為赴敵也
也大元專聽巡察使之言以定其議何如許碗啟曰胡人之馬若四月則
必皆疲弱者虜性冬春則長以田獵為業馬不飼穀但懸置郊草於架
上馬自噬食故三四月間極為疲弱云臣非敢以四月九月為之取捨
前去巡審邊地聞其邊人之所言察以本道之事四月則可為舉事也
傳曰起軍之事非為無名也邊將被害問罪之事不容不舉予之傳
教之意只以四月農時起軍為何如而議之也邊民之意觀察使既已
周知而來唯觀察使之言是從且諸將之事朝廷亦不可使無人也今
衛將猶不足宜以平安黃海等道下去人擇差若又不足更以在朝之
人率去可也且宣陵獻陵是英陵行幸時過行之處不可不祭而獻陵
則可遣官致祭宣陵則英陵行幸後亦當親祭也仍傳于政院曰獻陵
則遣官致祭宣陵則還宮後親祭也但自還宮後二十六日拜表之前
若有吉日則其間當拜宣陵若無吉日則拜表後擇日可也且 太祖
壓尊于大廟不可於 宗廟親祭而遣官致祭于獻陵初十日祭告
宗廟後以十一日擇日致祭可也此等意招禮曹郎官言之鄭光弼等
又啟曰以行幸之事告祭于陵古無其事若大廟則出告反面也敢告

于陵在 祖宗之朝亦無其例前此幸光陵親祭乃為經宿之行亦不
告祭于健元陵顯陵也請依祖宗朝古事而為之士大夫常時出去必
拜掃于父母之墳此乃省墳墓也非告祭也傳曰拜獻陵之事予初不
計較矣宣陵則久不往拜獻陵則不為告祭宣陵則行幸後三日致齋
而往拜也○臺諫啓曰宋仁剛與李葉金仲堅同罪而二人已依律定
罪不可獨以宋仁剛為多受刑訊而異律也况時方欲為舉事之時軍
律不可輕易變更請依律定罪憲府啓曰鎮將誤事主將受罪鄭允謙
不可以其上言輕易放送也傳曰宋仁剛事大臣皆欲分揀但以不及
救援自謀苟免有關於軍法故前臺諫以為不可分揀乃至今刑訊自
臺諫論啓之後已受刑訊十餘次此不可以死為限而前照律亦重
故今已議于大臣使之減死且鄭允謙事邊氓被擄邊將待罪法所當
也然此非自己所犯特欲懲後而充軍也前者以上言亦有蒙赦者故
今亦議于大臣而放之○丙申憲府啓曰義州非如他鎮境連上國關
防重地所當擇差故前以諳練之人擇差事啓之也見今日擬望之人
則殊無擇差之意朴文煥又不合於重地請速 命適更以秩高諳練
之人擇差傳曰依啓○臺諫啓宋仁剛事憲府啓鄭允謙事皆不允○

傳曰英陵行幸還宮時於陽智縣前松頂欲令放鷹三牌鷹子預先持
歸待令且其地多有禽獸云故欲依望遠亭之例使之射獸而觀之射
獸人負預先磨鍊入塔○以黃憲為弘文館副校理○丁酉 御朝講
上曰進賀使大臣等以為宜速入送故今已差出矣但中原有陳賀
之事使遼東移咨事前日姜徵赴京時已為定例而來今雖聞見的實如
此不待移咨而入去則中原必以為雖不移咨亦為來賀後不須移咨
也且中原若問曰何以知之而來賀則將何以答之其所以答之之言
不可不言送也領事沈貞曰姜徵請移咨事臣等亦皆知之然當初
尊崇之時則以為諸侯王不為來賀也故不為進賀今則使天下陳賀
而若如常時使臣不去之時則當待遼東之移咨今則韓效元在中國
目見其陳賀而來又有文書雖無移咨當速進賀故臣等議啓且加上
之彌慈仁二字於正朝使文書不可不書而天下則皆以二字通用我
國則獨為不書乎且中國之事是非不必論也然方議此事之時一時
正士則皆目為奸黨而在之席書張聰主議而為之此事不可為是也
然是非間我國既不以海外有處中國亦以禮義之邦待之若聞進賀
之事則不可不進賀也 上曰果然中原之事不必論是非也沈貞曰

韓效元聞見而來故進賀緣由表文頭辭並入書之則自當知其意也
且此二行次正朝使進賀使一時赴京故臣等於昨日春秋館會議曰此兩行
次若合一行人送則可以除弊也今日於承文院合坐相考前例更議
以啓 上曰二行次一時入送前者亦有其例果若一時入送則護送
軍亦當除弊也執義崔重演正言金致雲論宋仁剛事重演亦啓鄭允
謙事皆不允致雲曰於驪州取人之事朝議已定然臣常聞 祖宗朝
事 成宗再行英陵初為行幸之時不為取人而及再為行幸之時見
儒生之祇迎乃以生貢試取此乃一時特恩非例事也臣見近日儒生
等聞驪州試取之奇紛擾下去古先帝王欲慰百姓則減田租之事有
之其為取人何如耶朝議已定臣只啓平昔之所懷也 上曰果如所
啓若例為拜陵而取人則下人有希望之心也予則欲為拜陵今已二
十餘年所經各官儒生欲試取者以郡校儒生不為學問而前例亦有
於外方取人之事故欲使聞見者鼓舞而為之也况儒生祇迎于道不可
無心而過行也故與大臣議而為之此亦一時所為之事何害耶且中
外儒生若皆下去則與予之本意不同故若有他官儒生入試場停與
治罪事已令禮曹為節目也且初則予欲親祭鄉校而取人勢有不可

故乃遣官致祭然謂聖而取人此乃美事也沈貞曰外方鄉校狹窄不宜親祭且今既已謁聖于文廟不必復為親祭也大元行事皆遵先王之所行不必欲過之禮貴得中過中非禮今既親祭于文廟其所過處則遣官甚當 上曰予見 成宗朝例事 成宗亦欲親祭乃以急遽不具禮物故遣官致祭今者若欲所經各官皆為親祭則煩擾不可驪州則留宿之處故予欲親祭此事議之○傳于政院曰英陵行幸時若龍仁利川則當為遣官致祭若驪州則乃留宿之處欲拜陵後即謁先聖行爵獻禮又出試題而下來于清心樓試取武科如此則事體至當今雖謁聖于文廟然祭則遣官為之而乃為取人深為未安為先聖親行何害也予嘗見中朝之使臣若文士則例為謁聖去辛巳年天使則文士猶未謁聖是行忙而然也或不知謁聖而然也未可知也予當其時深為未便故欲謁聖而取人此意即遣史官收議于大臣○三公僉議以為自清心樓往陵所時則以翼善冠絳紗袍及為拜陵時則乃變着淡服及來鄉校之時又以翼善冠絳紗袍如此三四度變服則上下窘迫其為酌獻禮必為日晚然則何暇出試題選取耶不特此也聖敬則雖為不散一日兩所親祭安有如此禮文乎又非如文昭延恩

兩殿之祭不若不為之為愈也且鄉校地窄無有殿坐之處若廟庭則不宜於殿坐而又無別處於何殿坐而於何會儒生而製述乎反覆計之決不可為也請遣官祭之傳曰知道○侍講院啓曰臣等見世子為亞獻官儀註則二嚴世子先詣敦化門外鞠躬祇迎大駕過行後隨駕以事有之今則卅子年幼於宗廟洞口步行至為未安見成宗朝文昭殿親祭之例亞獻官二嚴先詣之事有之請倣此先詣且大駕若由重明門而出則二嚴先詣必不能及往請斟酌預為先往而若大駕至則奉迎也且世子先詣則騎馬可也然年幼以小輿先往而及其還宮時則乘馬隨駕可也且英陵行幸時祇迎之事考于中朝之古例則無有而成宗朝儀執在于侍講院故考之則拜陵時則例為祇迎于大晝停也然世子年幼當斟酌而迎駕于闕門外何如且行在所問安度數則侍講院之儀軌當廢朝時為半失之前例則不可考臣等之意以為世子之職日三問安宜也侍講院官負數少雖一日一度問安其往問安之人必不能即日還來東宮侍衛無人何以爲之傳曰宗廟親祭時大駕以重明門爲道路然則世子年幼不可於門外祇迎又不

可以闕外往也當二嚴之前以小輿自闕內先往與他獻官一時鞠躬

迎駕可也。還宮時亦以小輿由前道路落後而還宮可也。英陵行幸時則世子年幼未壯豈可以遠出都城門外而迎駕耶？宮城門外迎送可也。問安之事侍講院官負數少雖一日一次問安官負猶為不足然一次問安可也。且世子以一日一次問安為未安故又令內官亦問安然則一日侍講院官負一負內官一負此二人問安非不足也。○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晉州牧使辛弼周才器不合請迺皆不允。○禮曹啓曰世子若以戎服隨駕之事有之則其服色不可與大殿同也亦不可與百官同也。於黑衣付胸襟著之宜當此無前例故不為相考臣等之斟酌如此。且宗廟親祭時則世子以小輿先往及其還宮時則乘馬隨駕宜當傳曰世子以小輿先詣事侍講院來啓故其以小輿先詣及其還宮時又以小輿落後事已傳于侍講院也。世子戎服之事自上亦已斟酌但未的知故問于禮官矣。○傳于政院曰大臣云一日兩祭不可也。假使往拜齊陵則又祭于穆清殿此非兩祭而何亦必謁聖于成均館也。然則一日不可兩祭之言何耶？只祭陵寢不祭先聖未安為先聖行爵獻禮可也。此意並問于大臣。○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劄曰伏以天下之事莫不有幾苟不制之於未然雖智者亦莫能善其後頃者李

長坤金世弼得罪於朝廷故奪其官爵今也無故還給二人之官爵與
奪雖不足輕重於一時其有關於幾者甚大故物論譁然人情搖動臣
等恐 殿下執德不固將有窺其深淺者也伏願 殿下特命收還以
定人心下弘文館劄曰此劄之意至當然自上還給二人之官爵者非
為惜其人也亦非欲用其才也當其人受罪之時長坤世弼只為罷職
其後以為有物論故又奪告身也予意以為當初不奪而後乃追奪雖
還給可也而給之也此劄云云論譁然人情搖動果不無此弊此二人
告身何關雖不給可也○平安道觀察使許硃篋宴 命行于掌樂院
禮曹肅祭清齋故也○戊戌禮曹啓曰宣陵行幸之日若以十月二十五日為之
則右日百事不吉而又忌乘船渡水今則不但為祭祀而已故如是磨
鍊以啓也若以二十九日為船隻拘留有弊則當下問于該司其遠處
船隻則皆令放送而只以左右水站及典艦司船隻行幸而二十九日
拜陵何如傳曰觀象監則此其所任日之吉不吉固當擇啓但此日既
出祭祀之日他事則不必拘忌也大凡若不緊之事則君子不忌也其
謂有忌於行船渡水之言乃謂如江海中累日乘船者也若漢江則
至近之水以索牽引而過涉者也不必禁忌若二十九日則太遠月又

寒冷不可為也且船隻之當問于該司也然若以為遠處之船而皆放之則過涉之船必少然則爭先過涉必有敗船之弊其過涉之船不可不多以二十五日為之則其船隻不必放送也政院僉啓曰以二十九日為事緩而欲以二十五日拜陵也然常時舉動之事必皆擇日而為之若必欲以不吉之日為之則是無擇日之意也不擇則已今既例為推擇不必以不吉之日拜陵也傳曰以古事見之則昔唐太宗辰日哭泣其臣以為辰日不為哭泣太宗曰若有哭泣之事則豈計拘忌而不哭乎以大義計之則若是祭祀之日則他事不足忌也但以後世小有所為則例為擇日為之故政院如是啓之而該曹亦云未便也其二三月間進退有何輕重二十九日為之可也○御夕講○許硯以軍官諸將磨鍊文書啓曰昨日與兵曹同議磨鍊而判書李參判尹希今日皆以忌日故不得同來啓之臣獨來啓臣以本道久空來十月初四日赴任故諸將等皆預為取稟但李覲則為實宣傳官林峻金彥順侍衛宣傳官考其去辛亥年北征之例則宣傳官三四員帶行也今則前日臣下去之時必巡邊使待衛人負勿為軍官事傳教也故前日則不率去今則大事而右人等皆勇健故欲為諸將而取稟且方好義以上

方倫柳星申玉衡李皆堂上官前例北征時則堂上十五人以諸將往

今則侍衛諸將數少而軍士又不多止以此數磨鍊也且考辛亥年例事諸將百五十負軍官二百餘人也今則本道守令及黃海道守令五六人並為抄擇而與臣之軍官通計則將至百餘人故京中諸將只抄四十人部將多抄之也然不得已率去之人故抄之也軍官辛亥年例乃二百人也今則抄定幾人乎取稟軍士雖少分三道入送則軍官不可少率而必有才之人然後可也辛亥年例兼司僕十人內禁衛三十五人率去今則禁軍幾人率行乎其數自 上斟酌下諭後抄擇也辛亥年則羽林衛時不設立故不行也自己未年欲為西征之時羽林衛十人加定今則幾人率行乎且臣見本道軍器箭則可用弓則全不可用大凡各鎮各堡兵器皆不可用也是以前自京中下送前者持去粧弓三百張長片箭各三百部則可用也臣當其持去之時恐有所用之處故持去而又欲其便易輸運故止此持去也且臣下去之時妄料計之弓箭環刀持去之意則啓下而不啓其數也兵曹以為所任之人自當斟酌數云故臣欲啓其數更思之則軍器出納兵曹之事臣不可擅為啓數故以弓箭環刀若干啓下事報于兵曹而兵曹不及詳察

以為已啓下而送之也臣既為誤為於前今不可更為啓請也然環刀則在前自京中下送而軍官亦各逢授而下去用後還納例也臣下去之時以為止此足用而持去及下去則江邊軍器環刀則皆不可用此不可不持去也其持去之數自上亦斟酌下論何如傳曰諸將軍官依啓為之但金彥順林峻則侍衛宣傳官也李覲則實宣傳官也且見成宗朝事朴元宗尹湯老皆為實宣傳官故於辛亥年北征時皆不送也今李覲亦實宣傳官以他人代率可也且辛亥年之例則軍官諸將多數帶行也今則雖為分道入送禁軍不必如此多率也軍官七十人之中兼司僕五員內禁衛十員羽林衛五員並入七十之數帶行可也且訓鍊權知等或病滿三十日或為托故長在外方如此之徒今當可用之時此人等抄擇以為軍官可也且當初卿持去倭刀之時臺諫啓云無用之物不必持去云而卿又只啓大綱而兵曹不啓其數故以為可推而終不推之也果如卿言欲為大事則當以弓箭為資也弓箭持去之數書啓而持去可也倭環刀亦斟酌持去臺諫以為不當持去然外方所無者光燁燁亦可以示威用後還納可也許疏啓曰黃海道軍人雖不多抄然其抄擇之時則可使從事官抄之而本道之兵與守令抄

之然亦必有從事官後可也從事官請預先抄擇差定且己亥年尹弼商往征野人之時從事官五負率去臣亦依此例文臣四負武臣一負抄率何如傳曰依啓預為差出也許硃啓曰北征日記在于政院請出而持歸以考前例而磨鍊事件傳曰日記若只書北征之事則可持去相考若并書他事則其北征之事付卷持去可也○臺諫啓宋仁剛鄭允謙諫院啓辛弼周事皆不允

十月己亥朔 御仁政殿放文武科榜 受賀禮○臺諫啓前事不允

○檢詳鄭世虎以政丞意啓曰欲 親祭于驪州鄉校之事是為先聖

也固為美意但內祀外祀一日兼舉於事體似異而亦無如此禮文故

臣等啓之且前者將齊陵行幸時欲 親祭于開城府成均館事當時

物論亦以為未便臣等以為不行可也傳曰鄉校親祭之事大臣之意

皆已知道不必為也○夜北方有電光○庚子夜巽方艮方有電光○

布營使安潤德啓曰行幸時宿所處布營之地臣前日下去之時大槩

樹標也但波吾達所用旗揮計數則三處波吾達內四門外八門當用

四獸旗三十六衛將標旗十五黃龍旗三而軍器寺在數則四獸旗十

六標旗十黃龍旗新一舊一油一也其不足之旗今不及造之而又旗

竹以二年木著筋造之而朱漆此不可以一馬載持必連馱而輸之此
 輸轉亦難若右等物於三處波吾達次次互越而用之勢不及輸運必
 多擾亂而有顛仆之弊也前者若打圍時則波吾達宿所後隨即破
 陳而行今則不為打圍兵曹徵兵之數則未可知也若分三廂於三處
 波吾達各陣一廂元不動以待還宮之時軍卒皆有定處不為擾動輜
 重無輸轉之路大駕無道阻之弊也若其不足之旗則以中衛旗出
 以用之而黃龍旗一處波吾達以油旗用之則旗揮足用也然兵曹曾
 已結束其徵兵之數下問于兵曹而為之何如傳曰旗麾事依啟
 旗竹則其條持去可也且今則不為打圍故徵兵不多若分三廂而
 作內外門則軍必不足矣雖問于兵曹不可為也且成宗朝軍士甚
 多亦不為三廂矣○平安道觀察使許碗以虞候及從事官單字虞候金秀
淵從事官武臣李長吉文臣 啟曰前日啟稟之時虞候未及啟之虞候
元繼蔡尹漑李億孫梁淵 例為有之故今啟之但金秀淵今為全羅道右水使然今乃箇滿故欲
 為虞候也且李億孫今為持平然非長為臺諫也前例雖為臺諫若可
 當於從事官則有帝其臺諫之事而右李億孫又為可當故啟之也且
 黃海道守令等亦當預抄啟下而臨時入送故其諸將可當守令今並

抄啓

黃州牧使李誠彥 豐川府使池漢宗 遂安郡守朴繼長 兗津縣令郭士積 文化縣令李德純 長連縣監閔崇英 康翎縣監李倫 河長

淵縣監朴有林 松木縣監任鐵中

且本道精兵雖云有之然弓馬之才不如京中及下

三道之人大凡野人之性若大軍追入之時則例為散匿而其於還軍之時衝突犯陣乃其常也若或據險衝突則須用能射之軍乃能却逐本道之軍其山川道路則皆能熟習而能射之軍不多請令兵曹行移各道使抄其能射有才之人三百餘名而啓之臨時率去何如此非徵兵之例二百餘名分抄於各道則一道抄其幾人而足於三百之數也大凡成敗未可知若勢不可分抄於各道乃以內禁衛取才及武科錄名相考抄擇何如大抵征討之事當秘密為之故其大槩止此措置也其將士下送之時則須待臣啓本而為之且黃海道軍士抄裁之事出行忙故未及處置然方輪及從事官等皆在京師 命與兵曹同議下送

從事官依前例抄擇也本道之軍臣亦不可親抄必使從事官抄擇也

臣下去啓聞後從事官一貪請於歲前下送且其濟軍必用浮橋故雖

不形言浮橋之用而托以過涉已令多造馬尚船又令採葛也然此事

若本土守公為之則多用人情不能量役須以從事官為之也從事官

并命下送何如傳曰李億孫雖為臺諫然或來年臨時下去也非今日

帶行之事依啓為之浮橋及從事官下送事當任卿措置但能射軍抄
發事卿前日啓曰平安道軍六千黃海道軍一千則可用若舉大兵之
時則并抄下三道也今則不為大舉雖分三道入擊只兩道兵足用也
今若別抄三百餘名之軍則人情必為騷擾只用兩道軍士可也予嘗
聞下三道軍十餘人不能當平安道兵一人也不必別抄他道之兵也
○臺諫啓前事不允○辛丑右議政李荇啓曰西征行師之期已定臣
則自前始議之時以為難也大元軍國重事必皆下問于政府以定廟
筭獨臣之議與衆有異是乃臣不能堪任也如此而在職未及傳曰內
征之事與議政府備邊司兵曹會議則衆議一同故決定而卿則果以
為難也予亦非不知難也然胡人殺我邊將上下痛憤故不得已征之
○雖異議豈可以此辭免乎李荇再啓曰臣前於驅逐之時猶以為難
也此事反覆計之亦不知其易也在昔羅嗣宗陷於野人成宗欲征之
舉朝皆以為不可成宗獨斷而征之此事則異於是朝廷皆云當
討而臣獨以為不可此臣之失計也舉朝所易之事臣則雖在議定之
後猶未見其易也國家欲舉大事臣之意如此豈可冒居重地乎臣之
意不可不啓故啓之傳曰前者驅逐之事予則欲不為而舉朝強

請驅逐故為之軍民多數凍傷今者大臣亦以為依巡邊使所議而為之故定議征討於來年四月此事自上亦非不以為難也然四月若有不當之事機朝廷豈無物論乎 成宗朝下議雖不定猶且征之卿雖

異議豈可以此逆其卿職乎○政院以平安道觀察使物目文書入啟

曰諸將及將士等分給倭環刀若都授一人則輸轉有弊分授各人用

後還納何如且屬公唐甲在于軍器寺其體制輕便請持去本道見樣

造作後還為上送也其單字曰一本道簡滿守令僉使萬台權管等從

外任何如一本道從事官等依前例環刀分給用後還納而又自願受

何如一諸將等官從事官等依前例環刀分給用後還納而又自願受

甲寅者并令分給何如一諸將中武才卓越不得已從征者依例起復

何如一堂上官諸將等之軍官依前例軍士閑良中以能射人各五人

帶率而虞候從事官等伴人等亦依前例軍士閑良中以能射人各五人

士中在喪者若有武才卓越之人起復之事則不當也此若門庭之寇

則可矣若非門庭之寇則不可也此條其令付標以啟○臺諫啟前事

不允○日本國遣一鶚東堂來獻方物○壬寅 御朝講 上曰西征之事

問于大臣大臣等以為依觀察使所議而為之也故定計也慶將殺害

之事上下痛憤不可不問罪但四月正農時平安道兵五千黃海道兵一

師征討何如也此非門庭之寇非汲汲為之者也更思之則予意未便
成宗朝許琮所啓之言曰十月間則可征也云此豈偶然而啓之乎
反覆計之四月非時也領事李若曰臣則不以為難昨日辭免未蒙俞允
尤增惶恐雖不下問猶欲啓達也今此西征之事固所為也但此事之議
臣則異議而沈貞又不與議其子思遜溫獨鄭光弼議之光弼亦為難
之也其議者乃曰依觀察使所議而為之云臣聞許琮之言則曰其人征
之事五之任也其後之事則朝廷處之也朝廷若欲為萬全之計則其
征討之後平安道守護之事於許琮引見之時不可不下問也其守
護之事及助防之備朝廷之議未可知也許琮則曰朝廷處之也朝廷則
曰從許琮之所為也一開其釁事甚重大臣則迂儒不識事機然因此
而邊方有事則未知平安道誰將守之而助防者又誰耶前日傳教亦云
當觀勢而徐議征之也臣亦非為終不可征也今國家財力有餘而野人
等終為強暴則可征也若國家之事勢難而彼又服順則何必征之耶
且中原之事不必啓之詮聞其奇別則皇帝之所為未可知也若中原有
事則如此開其邊釁將何以為之臣非徒啓之平日常以為重難也此臣
獨見之事未知可否今日許琮引見之時間其後事于許琮若舉事之後

許碓處之則可也若欲使朝廷處之臣不知朝廷處之之道也獻納鄭萬鍾曰西征之事外人則皆不知日者始聞之兩司時未會議也但此事見之殺害邊將朝野之所共憤也然彼野人等自入我境土有如此之事則固當征之此則邊將自誤其事以被殺害此與成宗朝羅嗣宗見殺之事有間不必強為憤怒如此輕率為之臣則不知大事國家已議于大臣而為之豈偶然計而議定乎臣則只啓臣之意而已掌令尚震曰此事司中亦以為未便欲啓而時未啓達果如李符所啓前者驅逐之時朝議以為只欲驅逐而不為擊殺之計我國士馬物故甚多况今則欲為征討而入彼必為防備之計其成敗未可知若不能全師以還則平安一道赴京行次連絡護送之弊倍受其苦今又開釁不知厥終何以處置耶上曰前者驅逐之時予意則重難以為雖一時驅逐而還為無益也朝議則以為不得已驅逐云故使之驅逐而士馬多數凍傷今又輕易舉事予甚重難然邊將被害早晚不可不征但今則正值農時故予深未安當待農隙量力而議為之何如大臣以為當以觀察使之所議為之云故予意亦以為大事宜委任所受之人以為定議也然予則以為未安也李符曰許碓則既受重任不可以勢難啓之

也今日當問于許碗曰入征之事是為萬全之計乎假使成功後日之言何以為之乎則許碗必曰朝廷當處之云矣事至於危難然後乃使朝廷處之則臣不知朝廷將何以為之耶若平安道之兵不足於助防則必有徵兵下三道之議又舉事而不能如意則亦必有再舉之議矣古人云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雖使得功猶曰如此若又不得其功則尤為不可也况彼境有大水水深不可渡也故水之越邊則不能越去只征此邊數村云若然則不能征討賊魁而徒征無罪之人是開其邊釁而已何以張國威乎尚震曰不知賊魁而徒征無罪之人邊釁亦必由是而生也 上曰果如所啓賊魁則自知其罪必為防備深入遠處若只擊近處無罪之人而不得賊魁則邊釁必由是而生也李將曰已往之事不必啓之然間延茂昌驅逐之時士馬多傷朝廷所不知之事甚多云而其時諸將出來時謀欲塞責只掠其滿浦近處兒女而來還其後朝廷皆令放送然說者以為今日滿浦之變未必不由是而起也當議驅逐之時臣之議亦不同矣但其時臣之職不如今日故雖以為未便未敢啓之今則職在重任臣之所懷聽納與否間皆當啓之故如是啓之也○平安道觀察使許碗拜辭 上引見于宣政殿

上曰用兵之事非輕但以邊將殺害上下痛憤遲速之間問罪之師不可不舉也卿則前日以為四月可也予意以為四月正當農時不宜舉師今其定議四月而又或臨時有物論而不為則亦為不可也故欲以九月十月之間舉師事問于大臣大臣云宜聽委任之人所議而為之故以卿之言定於四月也許礪曰臣亦何事不計臣自受命以來未嘗頃刻而忘于心深恐知識淺短不能堪任大事既受重任微身無一寸顧惜之念只恐有誤國重事凡本道邊情與兵使守令及往來邊地者與京中大小宰相無不相與議之臣聞前在北征之時以十月十五日入軍其時日暖或有不冰之地及其出來之時則大寒嚴酷人馬數多凍傷至於死亡前日驅逐時亦當極寒衣薄之卒亦多凍死今之邊人懲於驅逐時凍傷之苦皆恐其冬節舉師臣初以冬月則不征事云云而來臣今更思之九月雖為降霜木葉未落草木甚密而今年則又多秋水明年若復如是則鴨綠江浮橋亦難措置故春夏之間入征可也臣亦非不計農時但以議之於邊民之言啓之也且興師動衆乃是不得已事非所樂為假使斬獲之多何補於朝廷只以邊將被害中外痛憤而為之也但兵之成敗最難逆料萬一不幸則非但臣得罪於一

時而已豈可輕舉乎且臣在彼聞之驅逐之時欲殺李益者乃以李益為滿浦僉使而逐之也故其時野人言曰非僉使云此必憎其僉使而言也且其驅逐之時野人一十餘人逐來我軍而我軍無追捕之計野人曰朝鮮之人奔走顧仆吾等皆躑躅而行云此乃輕侮我國而言之也僉使沈思遜以直提學朝廷擢選而送之終至於過害其為虧損國威可勝言哉問罪之舉勢不得終已也 上曰今朝經筵大臣以為問罪後防禦諸事至難云何以為之許碗曰征討後別無措置之事也臣見北征之事其征討之後只抄諸將軍士等留防而出來也今亦要害之處皆令留防而已他無所為之事臣既受重任若言不可征則此事乃生死所關恐以為憚行而言也若言可征則又近於喜事邀功臣則不可以某事為得而啟之也只待廟筭之定而奉行也自古人臣受重命在外必待朝廷一心共力然後可能成功也此非臣一己之事乃大關國家之事若定議征討須以 祖宗朝所為之事參酌處置也且前所啟能射人抄擇之事不必多抄也諸將軍官皆在于此雖不別抄各道使諸將等各以所知聞見抄擇百餘人入送何如前日欲再啟而惶恐未敢更達也 上曰若是大舉則別抄能射之人今則不為大舉別

抄中外有才之人似乎難也雖不抄舉本道及黃海道必多能射之人
也許硃曰臣觀本道之人雖稱有才然拔出於衆者不多臣所謂抄之
者非謂抄之於各道只以諸將之聞見摘望抄叢其武才之絕倫者一
二百人則何至於紛擾乎且若四月則非如冬月雖南方之人若有勇
猛者則與邊民何異故臣於前日啓之且江邊之人告訴云貧寒之人
困於牛黃鹿茸等藥材牛黃一部價幾至三十餘匹民甚苦之云此乃
國用藥材不可啓之然牛黃所用之處只清心元涼膈元而其用不多
鹿茸則尤為不緊此等藥材下問于醫司限年蠲減何如 上曰問醫
司限年減之可也○諫院啓辛弼周事不允○癸卯臺諫啓曰西方舉
事今非其時連年凶荒土馬之困弊莫甚於此時其全師而還未可必
也假令全師而還不可不慮其後患臣等以為決不可為也傳曰臺諫
所啓至當也當農時驅吾疲困之民以赴於敵若不能成事而又失其
農時甚為不可故更問于大臣則領相又曰既委重任於巡邊使當以
巡邊使之議為之故今日定之大事今既決意又不可輕易改之也○
乙巳傳于政院曰英陵行幸時於三處宿所龍仁利川驪州等官兵曹都摠府堂
上都數書啓而落點每一夜一負率內禁衛兼司僕等列立直宿于內

牆外毋使虛疎也且出宮時及還宮時於漢江毋得爭先過涉事工曹
漢城府一同檢舉且所徵軍士結陣于鄭金院坪後左右大將及衛將
從事官部將等屬廂事及前後射隊將并為書名以啓且京中京畿當
番軍士及江原道忠清道軍士名數亦書啓且行幸後闕內入直兵曹
都摠府四所衛部將及入直宣傳官宮城門都城門守門將等并書名以
啓且協陽門入直部將差定可也又傳曰六邑龍仁利川廣州文武士
錄名後欲見舉子之數此雖在前不為之事書啓可也○出內藏密符
十餘部以示左承旨尹仁鏡曰前日啓云政院遺在密符數少不能徧
給左右大將及衛將也云其密符乃給監司兵使者也打圍時所用即此
符是也今者雖不為打圍然經宿行幸也其左右廂大將及五衛將其
以此符當為徧給矣此符見之後還為入內而於其受牌之日分給可
也○政院以俞汝霖閱壽千沈思順等製進英陵祭文啓稟曰前日使
秩高文臣分定製之擇用事下教今皆製來當用何文乎傳曰其用俞
汝霖所製其文曰洪惟我家爰自創業制度未備治教未立至顯烈
祖訓是武瞻望園陵思切繼序以來二十餘年入事有違天時或
愆未克親祀迄至于今夙夜永慕敢有怠心霜露既降
采增休揚茲涓吉日躬奠菲薄綴我孝思庶垂歆格
○侍講院啓曰

世子於大祭為亞獻官而自幕次入外位時及自外位入拜位時儀註則院官皆不得入但世子年幼而又初行之事若如常時亞獻官之例也臣等之心以為未穩也又於神位前亞獻之時院官亦不得侍入其奉圭節次何以為之考前例 成宗朝癸丑年先農祭親幸之事則世子為亞獻之時其奉圭節次以書筵官為之事已有承傳而又於前年亦有弼善侍入之命今亦於外位拜位則請令院官二員侍入而於其亞獻之時則以弼善侍入何如且世子年幼而又值暮夜舉動不可終立三獻之時行亞獻後暫歇于幕次終獻後先 殿下出就拜位行拜禮後往望瘞位何如且世子還宮時以輦隨後還宮事已為傳教也然此乃大禮萬民之所觀瞻而又於禮文以為世子於玄武隊後先百官還宮今世子亦能乘馬以馬還宮何如若以輦隨後還宮則有似二舉動然不得已以輦還宮則前例賓客二員侍衛今亦以賓客二員侍衛何如傳曰自幕次入于外位自外位入于拜位時則院官二員隨入至神位前則弼善隨入且出宮時則世子當先詣齋所故已令小輿先往也若還宮時則乘馬以還但未慣於乘馬又年幼傘扇雜物擾亂之處必不得乘馬如前傳教而以小輿還入于重明門可也三獻之間入歇于

幕故事依落○禮曹答曰驪州等六邑儒生之數則書啓也但其中冒

錄分明之人亦別抄以啓也如此幸有冒錄之人故曾已行移于各官

使初九日內更詳報而時未及來也傳曰知道○傳于政院曰唐人押

解通事車允祖今已入來其交割唐人于遼東後遼東大人何以云乎

其問于車允祖以啓承旨問于車允祖書啓傳曰知道臣九月十一日

夕越江十二日過湯站時崔唐四寸兄崔清稱名入者來見崔唐等怒

曰汝等離親戚故鄉投居江邊以漁獵為事取終云何令付都司則不

知將何以處置雖搏殺此輩有何虧乎云云入還站門而去十六日夕

入遼東館十七日見都司仍衙門不坐就私第先見掌印大人郭繼宗

繼宗問唐等曰汝等何如人答云我是臨江居人此果帖誰等時文也

答云前撥兵官孫文時獵漁文也繼宗微笑送二大人李榛榛只問居住漁

獵節次變色送三大人李景民景民見唐等披覽客文即送察院御史

王仲賢仲賢招鎮撫高崇曰免見又見分布政司陸杰杰問唐等居住汝誰

家人也答云崔千戶餘丁也三人都是一家人也問于張奉曰汝誰家

曰張千戶家人也俺四人為因孫撥兵時差漁獵到江島方漁獵之夕

忽遇惡風漂流下海不知某地方至江邊問其地曰朝鮮國下陸方隅

別無所犯云是日撥兵官張明自廣寧乘昏而來十九日進見張明

張明者巨至前曰汝國素守禮義敬順朝廷故凡走回人口及漂海

之人厚賜衣服盤纏多謝因問崔唐等居處及漁獵節次崔唐等答

鎮撫高崇同坐款待而罷因問崔唐等居處及漁獵節次崔唐等答

之如前所云張明又問曰此票帖誰之所給答曰孫總兵官文不是

假文也張明怒視曰汝何以持假文橫行諸島漁獵乎下海漁獵自

有重洋云還送掌印大人郭繼宗本人勅進崔唐等曰違法漁獵流下

海猶不可况扞稱都司差送可乎且實心漁獵則何以持弓箭器械即

日使一榜敵一百打二十棍其所持船上弓箭衣服物件皆贖入儲庫送

新事司定罪臣因進問海洋島中居人即是許住者乎掌印大人答曰

我土下民謀免軍家役使自占居島耳何必以大明廣大地方反令小
民許住江中危地乎如此等入或汝國人犯我海島或我土人犯汝海

島者即拿送本國當重給不饒 ○丙午下禮曹所啓驪州等六邑儒生數二百書啓文

書于政院曰其冒錄儒生則當為窮推但其曰入于戊子年帳藉云者

雖其入帳不以然必有入帳之由若分明入帳者則許赴可也國試亦不

可使之埋沒也○丁未三更 上具遠遊冠絳紗袍乘輿出重明門至于

宗廟入齋室四更二點 上具冕服成至于廟庭拜位行初獻禮王

世子行亞獻禮領議政鄭光弼行終獻禮禮畢還 御齋室○領議政

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符左叅贊安潤德右叅贊孫仲敷啓曰

四時大享雖是常事然今適日氣不寒無事行禮臣等不勝欣賀非但

此世子初行大禮禮度無愆眾情咸喜請以喜慶之意昭示中外何如

如赦宥之事不可為也其他恩數事自 上斟酌為之徧示四方使皆知

感事何如如此恩數之事常時則固不可啓請此則乃 宗社大慶之

事故啓之傳曰世子亞獻於 宗廟大祭乃五禮儀註所有之禮非是

各別之事然果如所啓日候不寒無事行禮其昭示喜慶之言至當今

欲賜終獻官鞍馬諸執事賞加資窮者代加而下傳旨以示予喜慶之

意於卿等之意何如鄭光弼等回啓曰恩典豈有大小 上教至當光

意於卿等之意何如鄭光弼等回啓曰恩典豈有大小 上教至當光

意於卿等之意何如鄭光弼等回啓曰恩典豈有大小 上教至當光

弼猶啓曰獻官賜給鞍馬臣為獻官至為未安傳曰予見廢朝之事先
農祭時及宗廟祭社稷祭一夜兼行之時其亞獻終獻官皆給鞍馬
諸執事皆賞加資此非祖宗朝事不足取法然如此無名之時猶給
鞍馬今則世子初行大禮不失禮度故欲示予喜意故欲賜之勿辭光
弼再啓曰鞍馬賜給乃是重事而臣適為獻官當受重賞故未安也且
臣見自靖國而後必勲大功臣然後賜給鞍馬臣何能受此重賞乎傳
曰予見廢朝時親幸先農宗廟社稷等祭其獻官領議政成俊左議
政許琛皆賜鞍馬而執事則皆為賞資乃予親覩此雖廢朝之事依此
例為之可也勿辭光弼三啓曰當廢朝行先農祭時臣亦以奠幣爵酒
官隨參其時恩數之事臣亦知之然廢朝之事何足取法臣當初啓之
者以為世子初行大禮式禮莫愆欲使臣民徧知喜慶之事故啓之臣
反蒙優賞諸執事則固當賞加如臣者雖只給弓丁可也臣何心受此
顏厚之賞乎請斟酌臣心之未安也傳曰常時雖祈雨而得雨亦賜鞍
馬也今者諸執事則皆為給資而大臣則不可以給資欲與給資者相
當故賜以鞍馬也且卿雖啓之此非卿之獨啓乃以衆議啓之不可辭
也光弼四啓曰凡事詳察處置後合於聞見而亦安於心如祈雨得應

而受其鞍馬之事乃出於特命今則臣啓之反蒙優賞臣豈安心哉且賜給鞍馬非常例也伏望更加斟酌焉傳曰獻官之賞輕則執事之賞亦從以輕矣今諸執事既給賞矣獻官之賜鞍馬亦不可改也常時不緊之事亦賞之以鞍馬此有何未安勿辭可也○平明大駕還宮王世子祇送于道右乘小輿以重明門還宮○上御仁政殿受百官賀行飲福禮王世子隨班○兵曹啓曰以布營使宿所作陣圖見之則宿所南邊則兵曹政院宣傳官侍衛其三面則內禁衛兼司僕禁軍之類亦為列侍矣然猶別抄二十人者欲於虛疎處加定宿衛矣傳曰武科舉子之類二百餘人若儒生則雖多燭刻以製之則一日之內可以試取武才則行祭後試取日必晚矣必不及試宜即差遣試官以六兩貫革等才初取可也別抄禁軍守直之事若如內陣外陣之類預為之定也此則觀其宿所之虛疎臨時抄定侍衛可也○憲府以慶尚道海雲浦萬戶羅潤文啟差官摘奸時日捉公事來啓曰此啟差官啓本曰浦軍三十名以水使金鐵壽之請定送于宜寧鄭承旨處防築海澤云以不小防禦之軍如此借人防築私堰水使堂上官也請奉承傳推考傳曰萬戶推考傳旨不入推考水使之言此色承旨誤為之也水使以官軍私

給鄭承旨以築堤堰此固有罪其所謂鄭承旨鄭士龍必有識之人求請
官軍以築私堰亦為不可比二身并推考可也外之百姓如是故尤為殘弊
也○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上疏曰興師動眾王者之所慎度時量
力兵家之所重故明王度時而後動不謀一時之成敗量力而後舉以
圖萬世之利害如或昧時而輕動棄力而謬舉則將來之患有不可勝
言者矣朝廷以西夷殺將之罪在所當問特遣大臣專制一道期以明
年舉事臣等以為師可興而時不可動罪可問而力不可舉也歲連凶
歉民以飢困當此之時遽興師旅將使一方之民盡命鋒鏑之間斯可
謂可動之時乎軍馬困弊餼糧不敷始耗於驅逐重扎於殲疫上無休
養之效下乏精強之用斯可謂可舉之力乎以時則詘以力則弊舉幸
無敗動雖有勝他日兵連禍結未必不自今日始也且彼得罪於前知
我有事於此凶謀狡計將無所不至則其終能萬全又烏可必乎今之
遣大臣將以養兵力審事幾為長遠慮耳若明年輕舉則其委畀預養
之意果安在哉夫力必養而足時可待而得宜今養之有素兵力既強
而後赫然時動猶非晚也嗚呼帝王御夷不以來服為喜不以憑凌為
恥及其害甚大不得已用兵亦必觀吾力審吾時而已今輕事致敗

亦由於爲將者之失則帝王之兵豈但爲是而動乎師之所處荆棘生
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不可以一朝之憤而輕萬姓之命一時之快而
啓無窮之禍也伏願 殿下毋輕用兵以開邊釁毋事于外以困其內
為國家萬世慮不勝幸甚下疏于政院曰胡虜殺害邊將問罪之師早
晚不可不舉也若終不舉彼邊民之意必以為何不示國威耶云然臺
諫侍從所啓之言及右相李衍之議皆以為不可自上亦非汲汲欲討
者也其謂不可征者是合於予意只以議論不一故更議于大臣領相
鄭光弼則曰當依平安道觀察使所啓而觀察使之言則四月擊之便
矣蓋驅萬民於死地已為不可又若四月舉事則付種失時大失兩成
之望矣其後引見之時觀察使之意亦非必欲征討也其言曰若以為
不可征則有似於厭憚死地若言當討則有似樂赴云此非必欲征討
之言也是故予欲更議而為之此意其言于弘文館○兵曹啓曰英陵
行幸取人時初試試官預為差定事傳教然若為初試則堂上試官三
負堂下試官五負及臺諫皆當先送矣若以私馬下送則必不速去不
得已以驛馬下送也然則驛馬亦必不足矣且京官盡為隨駕其餘官
負至少試官及差備官全無可差之人何以為之若六兩步數退定則

雖不為初試其日內可及試取矣不必為初試請加退步數何如傳曰
初意以為六兩武士必為不多今見書啓抄記則二百二十九人矣一日
之內必不及試取六兩步數雖退之若使盡射而計畫又射貫革則
其日內恐未及放榜也且六兩步數初以四十步定之而大臣等以為
過遠云故近之以三十步定規今若復為改之則號今亦似不一矣且
送臺諫丁外非輕以事以監察一員及堂上官二員為試官速令下送
試取○憲府啓前事不允○戊申政院啓曰慶尚道各浦摘奸啓本只
書宜寧居鄭承旨而已不言其名若奉傳旨則不得已書名也宜寧居
鄭承旨稱名者表表可知也鄭士龍以不謹父喪被論罷職居于宜寧然不可斟酌書名何
以為之傳曰於水使推考傳旨書曰并推鄭承旨稱名人云可也○諫
院啓曰英陵取人之事在 成宗朝則見拔生祇迎不能無心而過乃命
試取也今則預為節目如此其詳是有似乎專為取人而行幸恐無為
拜陵之意也大凡拜陵而取人無害於事故其為試取之事則臣等欲
啓之而不啓也然常時別試名曰初試則其試官必以臺諫為之以監
察為監箭官而已今則乃 命以監察為試官然則復以何官為監箭
官乎又以隣官守令教授為察試官此尤不合大體此非必為初試之

事舉子雖多若重其規矩則一日之內亦足盡試不須為初試也請重其規矩勿為初試也傳于政院曰六兩規矩復以退四十步付標勿為初試事言于兵曹○傳于政院曰徵會之軍左右大將已為點考結陣于鄭金院坪矣即遣宣傳官白世雄于左廂朴琮于右廂其結陣形止及積柴救藥等物摘奸而來且前年打圍時統將部將等以雜物聚斂于軍士事見推今亦或有如此等事并宜摘奸且以毋使部將等侵漁軍卒事言于左右大將可也○傳曰武科舉子數二百二十餘人雖使各射一矢非一日所能畢試况祭後試取乎且此祭非造次間所行之祭備節次後為祭則必至午後其能畢試乎兵曹臺諫則皆以為有餘為也故不為初試矣然則兵曹別為措置使之畢試可也若其日不及試取則不可夜中殿坐試取亦不可翌日應榜兵曹自當處置或分定試官量宜處之可也○聖節使韓效元回自京師上引見于宣政殿問皇帝視事效元曰朝廷別無他事但興獻皇帝加號事前則議論不一相為角立張琰桂萼專主定議既加尊號而受賀又欲堅固其議加罪楊廷和又多斥閣老以此朝廷尤為角立也且正官則不得見之乃見下人而問之則曰張琰為二閣老楊一清以舊老為一閣老張琰乃

新進年少之人以南京州司為二閣者乃以楊一清為宗主凡有建議
必以楊一清為言也又桂萼為吏部尚書專主國事而所行不正朝廷
目為小人其國老皆托病引去云然只聞於下人之言也 上曰楊廷
和等加罪何等乎效元曰其初只為罷職而冠帶朝賀如我國奉朝賀而
今則廢為庶人其時六部郎官則當初已罪故今不加罪毛徵則已死
追奪告身既加輿獻皇帝太后等尊號而受賀別祭宗廟又遣禮官致
祭于墓所云如此事外別無所聞且邊境無事年穀豐登原野積穀皆
云近年無如此豐熟之時臣赴京至八月十八日始聞進賀之禮乃問
于禮部禮部曰文武二品以上衙門并皆表文陳賀然則提兵官亦皆
進賀汝國藩臣以諸侯之例接待雖不來賀不必問也然以事體言之
來賀可矣云臣出到遼東問其通于我國與否則曰無也云 上曰
其進賀為當也但前者姜澂赴京時中朝若有進賀之事則使遼東移咨
于我國事請於禮部以成式例故予欲待遼東之移咨而進賀問于大
臣則以為所加尊號慈仁二字不可不書於正朝使文書即送進賀使為
當云故會已定議入送也效元曰中朝以此事為莫大之慶文武五品
以上不分海內外皆賀又臣適往見之不可不賀也若他人之言則

不可信也其序班夏麟者以儒士赴舉而其同生或為閣老或為尚書侍郎朝廷之事及外國之事皆能言之尹漑以質正官有質正之事嘗與談論夏麟曰汝國常時以禮事大之國若在所當為而不為則朝廷必為問之云大元琉球安南等國則雖大國其接待不及於我國我國若以所當為之事不為則必以為有所聞見不來云不可不送進賀使也又曰遼東大人郭繼宗魯道朱蘭等求請之物臣皆持去則魯道已死朱蘭涕去今大人郭繼宗李景良家人知之請曰魯朱雖無惟我在之其求請之物許我可也臣答曰此非如他例之物乃各別求請故國王亦知而送之不為復命而私與人不可而况朱蘭在永平府歸路當入若問之則將何以答之乎不許則彼人曰然則汝行車兩當求之魯道朱蘭而行可也我何得之云頓無出車兩之意臣計不得已乃以魯道所給之物給郭繼宗朱蘭所給之物給李景良然後得車兩其貪而無恥類如此也傳曰知道○憲府啓前事不允○已酉下幼學李遵義等上疏于政院曰儒生等自居其官而欲為赴試者可也今者或稱祖考所居之地紛紜上疏希望僥倖之事無如此時此儒生等他日皆出于仕路者而如此其希望所不當為之事士習至為不美將何用彼哉

國法一立則允為士者守靜隨分無所動搖可也如此之事該曹自當為公事故此上疏則不必言是非而皆下于該曹也○申時雷動于東北方○右議政李符啟臣以留都大將欲受牌入來而雷變非常明日有大舉動而災變如此甚為驚愕此常時臣等不能堪任故也在職未安請辭傳曰今日雷變甚大八月雷始收聲而九月有雷本月又雷雖非立冬之後其變甚大在昔

成宗拜陵之時風雨大作雷電交轟乃下問于弘文館則以為親拜于

祖宗陵寢何有未安耶云大九災變之來不可謂因某事而至其於拜陵何害耶且卿亦何有不堪能任而

然耶勿辭李符再啟曰臣適來闕內而雷動如此其為變非常深為驚

愕臣意恐在上亦當有下問斟酌之事在下亦或有欲議之事也伏望

下問而斟酌也謂行也辛傳曰今日入動予固為未安而大臣又啟之

以未安與予之意同也大抵災變之來未可知也天人一理人心順則

天心亦順人心逆則天心亦逆祖宗陵寢以未親祭故明日啟行而

致此天變予心至為未安然為祖宗之事不可以有變更為下問也

若欲退行則凡事已備民力皆聚而又遠方軍士皆已徵會結陣已

若復退行則日漸寒冽凍傷可慮且祖宗陵寢親祭之事豈為致災

之道乎但欲為西征驅民於死地乃為逆天心之事唯此可以致災之
由近欲更議于大臣宰相上下但當恐懼修省而已○禮曹啓曰聖節
使韓效元以魯道求請之物聞其身死乃給郭繼宗又以朱蘭求請之
物給李景良此皆不當給而給之至為不當也傳曰此事予亦以為不
當意謂禮曹為公事也大凡彼貪黷之人雖欲得之為效元者當答之
曰此乃魯道朱蘭所求之物不可擅自給與吾當取稟于國王而送之
云則其於事體宜當也且彼大人等皆有識之人若曰朝鮮之人以他
人所求之物聽我之言私自給之而去云爾則於國體亦大有損然韓
效元亦宰相豈不知事體之非也必以當面強請故不獲已與之也然
以國家之公物視為己物擅給他人後必有弊予亦以為不當也○弘
文館校理沈光彥正字嚴昕啓曰拜陵大事天道人事宜無違逆今有
天變非常經宿行幸深為未安請斟酌為之何如此乃本館之僉意但
夜深闕門皆閉故臣等獨為來啓傳曰此雖經宿行幸然若講武打圍
之類則可以災變不為也此則欲拜 祖宗陵寢而乃以有天變停之
則於事體亦為不當也前者始議之時大臣適以有災來辭予恐其不
拜陵寢而致災收議于大臣乃以來日定之也今則各道軍士皆已徵

會不可以有變不為也在昔庚戌年 成宗拜英陵時雷電大作 成宗下問于弘文館則曰親祭先陵何計有灾猶當恐懼修省而已大元拜陵之事乃禮文所當之事若以天變不為則於事體未安不可改也○臺諫啟前事不允○江原道洪川春川雷慶尚道昌寧兩雷雷動○庚戌平明 上具翼善冠袞龍袍乘輿以出扈從人負則以戎服隨駕王世子祇送于弘化門外留都百官以時服祇送于永渡橋邊大駕至漢江邊霧暗道駕者迷路大駕誤向他路無船捨處良久乃知之 上駐輦江邊 命招義禁府郎官郎官亦無去處矣即回駕于船捨下輦于亭子船政院啟曰駕前義禁府郎官招之而無去處請推之傳曰可且涼繖則直向船捨而雲劍則誤向他處並問雲劍亦可也政院啟曰問于雲劍崔壽千禹潤文則曰涼繖則直向船捨而大駕向于他處故急遽間未及詳察云假使大駕誤行他處為雲劍者即伏地啟其誤導可也而不為之啟請推之傳曰並行公推考○政院啟曰義禁府駕後郎官亦招來而不即來當詳察以啟傳曰大元駕前非獨義禁府郎官先行也宣使官及義禁府羅將皆為先來右人等皆已越江乎其問之政院啟曰駕前義禁府郎官及羅將則皆已越江而考宣部將及駕前宣傳

官時未越江也駕前駕後義禁府郎官及當直郎官請并推之傳曰駕前郎官及當直郎官行公推考駕前郎官則大駕上船後越去可也而徑自越江至為不當使羅將拿來隨及于大晝停○傳曰即立問安馬二匹○傳于政院曰輦侍近仗不為疾行前途尚遠恐其日暮使疾行可也○京畿觀察使令克愷等朝服迎駕于沙平院前路○大駕不入小晝停浪才驛入大晝停樂生驛○政院啓曰義禁府駕前郎官李纘祖元希程等已拿來矣傳曰其下于義禁府○傳于政院曰路中有人馬疑有傷命醫救藥問其醫名以啓且若外司醫負不及來到雖內藥房醫負若見有傷之人不計貴賤隨即救藥可也○臺諫啓曰大駕至漢江導駕官負誤導他處至為駭愕今此導駕官負請全數下詔獄推之傳曰所啓至當但導駕官負則皆為先引而去近侍之人誤導而然也且必以工等欲濟空輦而招之近侍之人誤聞之以為導駕之言而從之也故雲劍及宣傳官已令推考而江邊指路之人亦令推之而時未捉得矣導駕官負則專不干涉也○午時動駕○龍仁縣令尹仲衡以朝服迎駕于地境○大駕之次于龍仁波吾達隨駕宗宰及政院問安○布營使安潤德啓曰內四門則以槍干射列立外八門則以雜類軍士

為之內門則不可暫時虛疎而外陳則只開南大門西大門使通人物何如以京城之門見之則入定而閉罷漏而開之今此陳門任意開閉未安亦依京城門之例以宣傳官人定時閉之初吹二吹時開之若有不得已而出入之人標信出入何如傳曰依啓○傳于政院曰路中蹄傷人救藥而其生死問于救藥之醫政院啓曰時不死○遣宣傳官南龜年持酒百壺給于廟屬部將等均飲結陣軍士可也○政院以義禁府公事啓曰本府都事李纘祖等推考則云儀註云駕前郎官率羅羅將先往故依禮文先往云此不得已刑推然但為齋戒何以為之且漢江丞張永孫路梁丞都明良工曹書吏洪順孫等欲問大駕指路之人故并為捉來然推之無據何以為之且使別監李無作只見其李叔同則曰他人則皆非所見之人唯黃山者黑笠白衣立于江邊導駕云黃山當推之然無傳旨云故不得推之也且空輦檢舉過涉之人問之則曰二十餘人也此人等皆拿來于此而推之乎敢稟傳曰李纘祖元希程等事非汲汲之事移囚于京可也渡丞則推之無據放之可也且其指路之人乃黑笠白衣而持杖者也李無作只亦見之更詳問之可也且其空輦檢舉人等二十餘名則亦令捉囚于京○全羅道茂長靈光興

德雷動○辛亥王世子遣侍講院輔德吳潔問安于龍仁宿所○傳于

政院曰所經各官鄉校欲為親祭大臣言其不可故不為也田氏墓則

延安府夫人即大妃母夫人也予不可無心而過行故欲遣承旨致祭也不別差獻官

而以承旨南世雄付標以啓事其言于吏曹○昧爽動駕陰霧四塞不

辨咫尺至小晝停龍仁地直洞川邊細霧如雨尚未開霽少頃動駕至大晝停

陽智院松項川邊未時大駕至利川波吾達議政府六曹政院問安○傳曰廂

屬軍士等依昨日已令分賜酒肉使宣傳官持給于衛部將統將等使

之均飲○臺諫等啓有變請勿為新恩遊街依先○傳于兵曹曰武科

舉子數當初書啓之時二百三十餘人猶恐不及試取况今加書都目

者七十餘人既射六兩而又射貫革日必不足矣人君親拜陵寢而不

可無息數故欲依 祖宗故事試取人才片箭雖是僥倖之才然以片

箭先試只取其中者試其六兩可也國試已定其規模旋即改之不可

也然恐其不及試取故欲改耳兵曹堂上回啓曰在 祖宗朝只以付

籍人許赴故其入試者有數今則請囑守令多數冒濫故其舉子之數

如此其多請使四館考其元籍只以付籍人取之何如傳曰入籍而居

于他官者有之雖不入籍而元居本土者亦有之雖不付籍元居人並

令許赴○傳曰前者三牌鷹子去初九日預來習放云必有所獲之雉
矣其令明日晝傳來獻則問安內官歸時當進上于 大妃殿其令即
諭之○申時雨雹交下○壬子王世子遣侍講院司書南世健問安于
利川宿所○議政府六曹承政院問安○平明動駕大晝停于利川大
橋川上地名○大駕至于驪州波吾達日已午初也儒生五十餘人祇
迎于路傍○傳曰遊街事則臺諫以為不可故已命停之矣但其賜蓋
賜花時率唱夫及天童出自御前使萬人觀其榮光可也○領議政鄭
光弼左議政沈貞等啟曰聞武科試取時先試片箭此反為遲緩雖不
能射者亦有偶中此僥倖之才若以六兩見試則六兩之規甚難其選
必不過十餘人以此人試革貫或片箭可也且今見來此上疏之人率
皆京中之人其妻父母祖父母付籍者外一切勿許然後可無奸偽牟
幼之士爭尚冒濫恬不知非也於其身亦為大累矣請以妻父母祖
父母中付籍之儒許赴何如傳曰欲先試片箭減抄厥數後乃射六兩
也當使兵曹斟酌為之舉子事若禮曹則相考甚詳兵曹則一依都目
為之故其舉子之數如此其多也今雖使之改為磨鍊試日已迫必多
奸偽今不可及也○電○兵曹啟曰臣等與武班宰相廣議皆以為片

箭與六兩之中片箭之射尤遲而况規矩之定已以舉子等皆曾知之請以前規矩試之傳曰依啓○禮曹判書金克成啓曰來十五日祭畢入幕次後還 御賓仙館時以戎服爲之未便故前者儀住磨鍊時其服色臨時取稟而爲之故只磨鍊其降輦陞輦節次而不定其服色矣敢稟傳曰禮服可也○利城君賢領議政鄭光弼等啓曰臣等皆爲獻官今日先詣陵所左議政沈貞啓曰臣爲獻官預差常時 文臨延恩等殿獻官預差則入齋於本司而實差有故而後往也若陵祭則預差亦往今日當先詣乎抑明日隨駕而往乎傳曰人君舉動不可無三公利城君領相則當夕先往左相則陵所不遠在此亦是齋所不必先往○政院啓曰常時殿試試官二品以上三負堂下官五負例也但來日殿試則必早爲出榜後可及應榜其試官之數不可依常例磨鍊多數差定何如大臣之意及禮曹之意皆然故敢稟傳曰依啓文科試官亦以二運磨鍊可也○弘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啓曰大凡今此行幸乃為 陵也近日臣等見之文武科取人之 命已下故京外儒生數多下來上疏紛擾去致齋之爲言者齋其不齊以致其齋由路中上疏如此紛擾臣等恐誠敬有所未專也 祖宗朝非名爲取人也特以

時見儒生之祗迎不忍無心而過故只以生負取之而後來濫觴今日以為例事為別試未久又為取人非徒反為擾亂恐成後例也况今天變疊至冬霖連日至為未安此固非恐懼修省之道也而又於親祭誠意亦未專精故啓之也傳曰當初本意為拜陵而行幸也道傍儒生紛擾上疏士風至為不美所啓至當然儒生孰無赴舉之心不可以此而非之也巳與大臣議之而日又臨通不可改也且取人者非為繁華之事也欲用之於朝廷有何妨也○傳于政院曰東西邊外陣軍士等騎馬而列立此必御前所見處不待擅為下馬也然晝夜不可長為騎馬而隨陣便宜為之事即遣宣傳官金胤宗言于大將○臺諫啓曰彼付籍人及元居者則猶可也或有非元居非有籍者憑籍其元居人子孫許赴之言京外儒生擾亂聚集若他處儒生皆得入試則是無幸陵試取之意請入籍元居人外一切勿許赴何如傳曰果如所啓元居子孫皆令許赴故如是紛擾入籍人及時居人外一切不為許赴可也○傳于政院曰常時武科殿試則自上親臨試取而又有入侍臺諫者不為別定也此雖曰親試今則越江試取其計畫之時不可無臺諫兩司各一負命送何如尹仁鏡問于兵曹以啓曰司中亦以為然但無前

例故不得取稟也 上教至當○癸丑王世子遣侍講院說書許沆問

安進物膳○政院啓曰拜陵後還駕時若以馬坐則吹螺輦坐則鼓吹

敢稟傳曰以輦還駕可也○昧爽 上具翼善冠袞龍袍乘輦動駕百

官皆以時服隨駕陰霧四塞不辨咫尺平明 上具黻袍乘小輿至陵

前紅門外降輿而步行祭如儀隨駕百官以淡服陪祭祭畢入小

次少頃 上陵奉審贊禮使金克成參奉慎弘猷等指路承旨史官侍

衛奉審訖還下小次○傳于政院曰欲為親祭二十餘年矣今始得行

而又慮陰雨今適晴明克行祀事予心即喜在 成宗朝獻官執事皆

為給資而今則親祭 太廟給資未以今不可復為其給獻官執事

兒馬各一匹且人君所經之地百姓之弊甚多驪州等六邑其減田租之

半日驪州利川等官鄉校各賜米三十石龍仁鄉校米二十石可也

○辰時 上還御賓仙館出試題展調英陵頌 移御清心樓武科試

官筆率舉子肅拜于驪江越邊即分二運射六兩○行養老宴供饋宗

宰驪州牧使李希輔入祭○上曰今有災變不宜用樂只欲為老人等

動樂也見 成宗朝故事老人皆為起舞矣今則有災變使之起舞未

安然為老人事又稀罕之舉使窮村老人皆為起舞以示榮幸何如鄭光弼

沈貞啓曰彼窮村老人遇如此之盛事豈偶然哉雖有災變之時非與群
臣宴樂是萬代流傳之盛事當使衰老之人皆為喜悅使之起舞可
也 上使注書語老人使起舞○取武科効力副尉李枝剛等十一人
○大司憲金克愐等令鄭彥浩持平李億孫尹豐亨大司諫柳潤德獻
納鄭萬鍾正言金致雲啓曰今春既為式年秋又大舉別試今又來此試
取此固為煩數然臣等以為 祖宗朝所為之事故未敢啓之也但今
試取之數過多常時雖大舉別試若過十餘人則是不為少况今只取六
邑之人而試之數乃至於十餘人此為過多請裁減何如○取文科生員
申石澗等三人傳于臺諫等曰今日取人文科則三人武科則十一人
也若武科之數至於十五六則猶為多矣今則只十一人而又皆入規
矩之人今已出榜不可改也前者成均館謁聖後別試時亦文科數
少而武科之數則多而朝廷物論亦以為邊方有事宜多取武士而用
之云然若不出榜則可為斟酌今則已出榜不可改也○傳于政院曰
令司饗院磨鍊酒肉使弘文館不入試官之員往賜左右廂大將○傳
于政院曰今雖不為遊街罷班而還御清心樓後三館率文武新來員賜
蓋賜花唱夫天童上下于江邊使三館呼新來呈戲則是亦榮光也非徒

鼓舞瞻視得參者亦自為幸也○出段衣三領紬衣四領授政院曰段衣

則分賜布營使安潤德支應使韓亨兄京畿觀察使金克愷而紬衣則

分賜京畿都事朴光驪州牧使李希利川府使朴龍仁縣令尹仲也此

布營使支應使觀察使及三邑守令等近多勤勞故賜之其勿謝恩○

申時 上御清心樓大門文武科唱榜仍受賀禮異還清心樓○傳曰

老人等在京養老宴則例給加資鄉村老人則不得時時為之各邑老

人中良人則給加資賤人則給官木綿二匹正布二匹可也且陵參奉

雖不為執事者并給馬○甲寅朝露暗午後開霽○傳于政院曰果川陽

智廣州等官守令及元來此差使員徧賜別造弓一丁○傳于政院曰

宗廟親祭時贊禮使金克及侍祭承旨皆依他執事例各加一資貧窮者

代加今拜陵時贊禮使及侍祭承旨亦依他執事例各賜兒馬一匹○傳

于政院曰文科試卷欲更見之其試卷及文武科榜目持來于大書

停○傳于政院曰昨日出試題時殿坐之處以賓仙館為名作此名號

者不知其人也其意必以為賢士遊覽之處而揭名如是然賓仙之語

乃人死之稱也於此有陵寢故人君屢幸之地此名不可不改予欲改

此名其實仙之義果如何也誰為牧使而名之耶其問而啓之政院啓

曰此館本是東別室而至張漢公為牧使時改以賓仙也所名其實

仙之彌扈從宰相等皆以為不好云賜名之教至當傳曰當改名迎

賓迎賓之名開城府亦有之然此邑與開城府處所各異雖同名

無妨也然若有不合則政院其議以啓當使懸額政院回啓曰若有諱

避之事則固當改之此迎賓之補至當也傳曰其書額字懸板事招

牧使言之○平明 上具戎服馬坐動駕扈從人負始揮羽隨駕大書

停于大橋川上○傳曰晝停進上酒二十壺分賜于宗親府議政府弘

文館其勿謝恩支應使於大書停例以物贈封進○出標信二部授于政院曰遣宣傳官

姜而和于左廂右衛將金胤宗于右廂左衛將使其各出軍百名結陣

于利川波吾達左右姜而和金胤宗來啓曰出軍事言于左右廂衛將

曰不可只以標信出軍必以密符合驗而後為之當更取稟云俄而左

廂從事官元彭者以大將意沈順徑馳啓曰宣傳官只以標信來言出軍

之事于衛將允軍中必以密符標信合驗而後為之故衛將馳報于臣

也臣以此更稟傳曰用軍以密符標信合符而為之今只以標信言其出

軍者欲知衛將之應變也衛將取稟是也○未時 上御愛蓮亭行

養老宴御題展謁英陵後三邑養老宴七言律詩使入侍大小入負皆

令製進○傳于政院曰三邑老人則皆令供饋也儒生供饋事未及計料其
令司饗院供饋可也驪州則右副承旨馳往饋其校官及校生此邑則左
承旨供饋龍仁則都承旨供饋可也○有一老人李韶南醜俯伏于庭中上
命都承旨李堯問之老人曰臣以延安府夫人墓直居于龍仁不錄其
功故告悶上曰其言違法宜即出送○傳曰老人等已飲宣醞依驪
州之事使其一時起舞而出老人等起年而出侍衛宗宰亦以次出○
遣戶曹參判孫澍致祭于鄉校○傳曰來日當於昧爽動駕然當斟酌
為之若霧暗不開捧炬可也○兵曹啓曰還宮時僕射廳大將及一所
巡廳大將各其前路軍士率領而結陣則射隊軍士路塞而通行為難
僕射廳軍士則自其廳西邊書雲觀路上至于司導寺儀賓府前路西
軍營處列立矣一所巡廳軍士則自其廳西邊鐘樓大路中結陣何如
傳曰知道○乙卯王世子遣侍講院文學金光準問安于利川宿所
○昧爽動駕小晝停于吾川驛前○有一女人獻真首于吾川驛路傍
上命別監受之仍傳于都承旨李堯曰路邊有人獻首一蒂甚大以為
獻芹之誠令受之其人云婦女年九十二在家使其來獻云常時老人
亦給官木綿今亦賜官木綿二丁官正布二丁可也若其家近使別監

送之若遠給送其人可也李花啓曰此學生姜濟之婢也其子姜亨宗亦來此給送何如傳曰依啓○傳于政院曰欲給告祀之伶人官本綿

二十丁官正布二十丁納于龍仁宿所因告祀動樂饋○傳于政院曰

路邊有女人獻西果者其受之賜官正木二匹○辰時動駕大晝停于

陽智縣前松項供饋宗宰○命放鷹于前後山頂獲雉者饋酒○未時

動駕上馬時馬脫御侍衛內乘等李成禧金景錫啓曰御馬脫啣矣

上駐馬箱啣申初大駕次于龍仁宿所○兵曹啓曰晝停後上馬時御

馬脫啣駐馬蒼黃若馬性不馴則無以制之而馬幸馴良無事箱啣

然此由於侍衛內乘不能檢舉故也請推之且牽馬陪等亦不察見請

推之傳曰上馬時馬似不順意以為何以為然也更詳見之則乃脫啣

也狀此豈初不箱啣耶馬頭有大小必以大馬之勒加之于小馬故馬

自脫之也每於畫傳改御他馬此不必推之然不為詳察行公推考牽馬陪亦不

必盡推之只推安裝牽馬陪可也○傳于政院曰利川養老宴時及松

項供饋時則因地形狹窄故弘文館臺諫只令入長官也此處則地廣而

又待從之臣勤勞隨駕皆當供饋其令臺諫弘文館皆入寮○臺諫合
司啓曰臣等至此始聞御乘馬不箱啣 御坐時不馴之奇不勝驚

愕內乘之任復有何事而不能檢舉請以詔獄推之且牽馬陪雖已今
推之亦不謹所任並以詔獄推之傳曰脫鞫之事衆皆驚駭所啓至當
然非初不籍鞫馬首有大小之異必以此脫鞫也况內乘非親執施鞍
只為檢舉而已侍衛事緊故已令行公矣牽馬陪則不為詳察下詔獄
推之可也臺諫又啓曰內乘雖不親施馬鞍然御乘馬有數馬頭之
大小亦皆知之當使勒之大小皆當於馬頭矣委之下人全不詳察不
得已使詔獄推之使知其罪為當也仍啓曰兩司合同司詣庭則為承旨
者雖無色承旨在坐承旨當即出對今有二承旨在坐乃以無色旨不
即出對待臺諫至為埋沒請推在坐承旨都承旨李光同
副承旨宋叔瑾傳曰內乘推
考事若下詔獄則不得已出殿內乘也雖以憲府推之是亦推考不必
詔獄也且承旨雖無色官負在坐承旨宜即出對而不即出對行公推
考可也○傳于政院曰三處宿所及大小畫停其排設真長木及檟草
甚多必皆以民力為之然其守令必不以民之膏血而還給于民矣典
設司長木有外貢以此長木用之於典設司而除外貢則民弊可除蒿
草亦納于司僕寺而減其外貢則亦除民弊矣若不能飼馬則冬月雪
深之時以地排草給之于三大闕入直之軍士何如其問于京圻觀察

使承旨以觀察使意回啓曰：出排設之長木蒿草乃累邑守令之所聚者也。臣亦難其置處上教如此，民間必多蒙惠矣。上教至當。○申時殿坐于漾碧亭行養老宴，宗宰供饋龍仁縣令尹仲衡亦入寮。○傳曰：老人等既飲，宣醞依利川之例，使其一時起舞。老人等於是一時起舞而出。○遣使致祭于鄉校文廟。○丙辰世子遣侍講院勸善李燮問安于龍仁宿所。○鄭光弼沈貞啓曰：詮聞所經各官排設真長木及蒿草，命輸納于典設司及司僕寺之奇，此果如上教，皆民力之所辦。若使輸納于京而除其外貢，則亦可以除民之弊矣。愛民之意至當矣。然此邑長木若使輸納于京，則必使百姓輸轉，然則遠道豈能輸去？必皆上京買納如此，則豈不有弊乎？彼驪州等官長木蒿草雖以水路輸下，然其踐踏之草豈能飼馬乎？若以地排草分給軍士，則京倉亦有空石也。此殊不似事體也。若以為百姓之所備不宜虛棄，則其長木蒿草及積柴使京圻觀察使分給各官，其官舍兩漏處院宇類落處燔瓦修理則可也。欲除民弊之盛意至當矣。然當更斟酌而為之，何如免減田租之半？又宴老人恩澤至矣。今若命輸長木及蒿草，則臣等恐恩澤不完也。前者橋梁木及諸處排設長木皆令戶曹區處民不能輸納。

皆到京貿納民甚苦之此亦不可使輸納也傳曰三邑宿所及大小晝
停排設長木蒿草等物自上非無意而使之輸納也此皆以民之膏血
而備之故其長木則納于典設司而除其外貢蒿草則納于司僕寺亦
除外貢其已備之民已矣欲使未備之民蒙其惠澤問之于京畿監司
已令驪州利川長木蒿草則以船輸運龍仁長木蒿草則以陸路轉輸
為難故地排草則給之本邑而只輸其長木也然若有弊於百姓云則不
必強令上納矣○昧爽動駕小晝停于樂生驛○傳于兵曹曰左右廂
軍士等以留山野予欲於未入京之前使之罷陣其到漢江而罷陣乎
抑至良才驛而罷陣乎李沆啓曰臣等欲取稟而未也當初事曰還宮
後翌日當為罷陣若今日罷陣則京畿及江原道開城府等處軍士過
涉漢江者五千五百三十餘人其隨從亦陪於此數若日暮則爭欲先
渡而恐有溺水之弊也濟川亭殿坐後當觀日之早暮而取稟為之然
明日早為罷陣宜當傳曰然則明日罷陣可也○巳時動駕大晝停于
良才驛○午時動駕御亭子船渡漢江○御濟川亭供饋宗宰政院啓
曰坡原府院君尹汝弼以問安來此傳曰其今入參○申時動駕百官
以時服祔迎於永渡橋由東大門敦化門還宮○丁巳傳于政院曰宣

陵親祭是予之本意臺諫又啓其當拜故問于大臣大臣皆以為既拜遠陵又拜宣陵未便云然予則欲行之今更思之江水或彘或少船搶不無改築之弊商船累日拘留若或二十九日有故而退行則日漸冰凍民弊既多而又有拜表及客人接見之事無往拜之暇且宣陵則親祭前已屢為今則當遣大臣祭之○下義禁府都事元希程李續祖公事及續祖子李樑上言曰觀此公事及李樑上言則曰元希程李續祖則以導駕先往乃誤以駕前郎官捉米云此色承旨不為詳察而義禁府亦誤為公事也此意急速諭禁府分辨可也○左承旨尹仁鏡啓曰臣誤以導駕郎官為在前檢舉而不知其別有左右夾輦郎官侍衛而檢舉也於事目只有駕前郎官而無導駕郎官故如是奉承傳而及聞政丞之言領相始知道駕郎官外別有左右夾輦及當直廳郎官也傳于都承旨李芄曰政院不知其既有導駕郎官又有駕前郎官故如是為之也然其奉承傳時若曰義禁府當該官云則禁府自當分揀推考矣今乃舉名奉傳旨故禁府公事如是也○傳于政院曰問駕前郎官時誰以李續祖元希程言之耶回啓曰當直郎官尹齡言之矣傳于政院曰以南孝文鄭福謙之事乃推不干之人此禁府誤為之也其堂上

行公推考李績祖元希程放送且以不當推之人拿至于晝停是則色承

旨之過也亦可行公推考且當直郎官尹當其問駕前郎官之時誤以

李績祖等言之其并推之○下平安道節度使曹澗孫啓本丁政院曰

此啓本使該曹速為公事且其上送胡酋遣注書見之使史官見之然後送漢城府使

之埋置于野人往來其啓本曰今月十四日虞候梁允義牒呈內上土

境內慈城混邪洞等處以賊迹看審事與江界府使高自謙同議去十

一日到慈城結陣遇賊追擊片候金戊庚射中一人斬首內禁衛李環

等射中二人別侍衛金世元亦斬一人十二日全軍還到上土鎮其所

斬賊二級弓三張鐵箭八箇毛猪皮羅韜三部米食餼二監封金戊庚

逢授輸送云云彼人等自驅逐以來慢不革心耕獲漁獵專為我土恣

意橫行去甲申年雖斬漁獵人揭之于竿亦不畏懼又其年秋踏損禾

穀多數捕斬屢觀兵威略無懲艾至為頑悍又慈城等處則距上土鎮

不遠尋常體探之處而賊黨任意留住山谷多設侯望之幕而今

次存候之時乃分登山角起烟相應必有異意且彼人等屯兵水上作

賊設計事累次來告其兇狡之術未易揣探滿浦以下則各鎮堡沿江

排設潛伺入寇似難滿浦以上則彼賊列居江邊渡涉不難其乘虛竊

裁亦可為慮分遣軍官及隨營牌驍健人于揪坡梨洞上土等處其餘
 各鎮堡亦令謹慎措置待變而其斬頭弓箭右金戍庚逢按監封上送
 云○戊午政院啓曰平安道節度使所送胡人頭遣注書金光軫觀之
 則頭髮未白必是年少之人矣請依前例令該司埋置傳曰依啓○弘
 文館副提學俞汝霖等啓曰大抵國家為大禮之事則臺官糾察例也
 前者 宗廟冬享大祭受誓戒時臺長全數稱故大司憲金克獨進大
 司憲所當避嫌請推下官而不爾法司解弛則諫院在所糾檢而亦不
 為之外議皆以為未便大抵臺官之任糾察百司而至於如此臣等恐
 紀綱解弛不復能振請並逆之頃者本館啓遣臺官而今又啓之雖似
 騷擾然此則大事而又有外議焉臣等叨竊侍從之列不得不啓之也
 傳曰臺官五人有故而不參誓戒云予不知以何故而然也所當問之
 之事也大抵臺官五人全數有故而不參則弘文館啓之當矣常時憲
 府之所失諫院糾之諫院之所失憲府糾之兩司俱有所失然後弘文
 館啓之矣然此則排班之失儀監察例為檢舉而朝廷之誤事則法司
 為之糾正况大司憲以長官入參是臺官非全不入也若有所失之事
 豈有不可糾檢乎臺官五人不入參者謂之非則可矣若以大司憲不

為避嫌而請推下官與諫院不為糾察之事為非而謂兩司一時并通

則予意其未便前日匿名書及掛榜於成均館正錄廳論宰相事也監察等細體事

自上不知其實不實而遽通臺官引文館以憲府不為推尋治罪事駁逆其後果詳察之則

匿名書雖父子之間猶難言之而細體之言亦非發於司中乃於京邸

聚會時有中戲弄之言也其時以為未便而欲言然以其某事為非舉

其條目而言之故不為也臺諫不可以每為所啓而一時皆適也此事

予不可獨斷當收議于三公而處之也向者每事亦謂有外議而議論

囂囂故卒致朝廷紛亂指言趙光相時至為不當大抵外議云者特以其私意

喧騰也在所當審其是非而為之兩司一時皆適則其待臺諫似不重

也弘文館每為搖動臺諫自上甚以為未便仍傳于政院曰臺官五負

受誓戒時有何故而不參乎後議前急考以啓且三公即時命牌可也

政院回以頃單字并八啓曰執義崔重演掌令尚震持平李億孫則病掌令鄭

彥浩則謝前持平尹豐亨則以書筵番未及隨參大司憲金克愾獨為

進參也○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沈貞右議政李荇等承命至傳曰

今者弘文館啓曰宗廟誓戒時大司憲外臺官皆為不參大司憲不

駁諫院亦不駁皆以為非且有外議故啓之予意以為大抵臺諫之職

至重矣。雖弘文館在論思之地，不得已有論事，則駁之豈可以不緊之事？輕駁臺諫數，適乎前日論駁憲府時，以不緊之事全數適之，予心以為未便，然以為臺官聞其下官之失而不言，故是非間適職而已。不問其事之是非也。後聞匿名書事不舉論之臺官為是也。監察自中戲言雖不及察之，豈至臺官全數駁，適乎于今之事觀之，果如臺官下官全數不察，未便然更思之。弘文館若駁其不察者，則已矣。長官察之何事不為糾察乎？況失禮事監察糾之，其中大失事大憲自可糾察。以大憲不駁，下官諫院亦不駁，憲府而兩司全數駁，適似太過也。駭愕之事非不知之，但托於外議而論之，其弊不無予觀往者。趙光祖等為弘文館時，托於外議，每駁臺諫，臺諫不能以於職事，牽制於弘文館之願，指而為之，其末流之弊，何可勝言哉！其時觀者不以為恠，終成大弊。今之弘文館則雖無心論之，若有後進之人托此而事事輕駁，臺諫則非特終成大弊，臺諫不重也。臺諫無論弘文館之失而弘文館反數論臺諫，國家設官之體，何有如此乎？予曾觀之，弘文館誤論臺諫，則後出臺諫者糾正其失，而今則弘文臺諫一體不敢論，已往之事故不知其是非，此漸不如古也。臺諫之失，則弘文館論之，弘文館之失，誰論之乎？是

故議于大臣去就臺諫大臣既知其有弊而姑息不言馴致後弊然後
憾慨者是末事也先弼等啟曰上教至當匿名書者其意本欲使其
事播聞以之報復于人也其所以中傷者大故雖得見之勿令叢說事
已為立法而反以不舉論駁適得無謬妄乎其後欲為啟之臺官已罷
故不啟今以諫院不論憲府為非而欲適者此亦異於事體之言也今
聞 上教則臣等之意皆然若此弊一成則不可須使必祛此弊可也
若於經筵論啟則猶可也如此事豈能舉論糾察乎雖宰相亦不能如
此也弘文館豈是糾察臺諫之官乎其意以為此乃言論之事也然臺
諫各異其任豈可如此乎臺諫則今已被論不得已而適之答曰所啟
至當若無後弊之事則豈敢論之大抵事有因小而至大弘文館之職
大典曰治文翰備顧問而已何糾檢臺諫乎然臺諫所失人人不敢論
之故弘文館古亦有論之之時因此而以為設官糾檢臺諫也從大典
至可不可以一緊論之弘文館不可不論臺諫之失也今者臺諫是非
間被論而予雖欲不造勢難行之予欲朝廷安靜每遇臺諫而不論弘
文館之弊蓋以矣弘文館居論思之地以正道君而匿名書不舉論為
非是大失事體也卿等曰後日弘文館糾檢臺諫之習防之為當卿等

設何為之不可以言防之以此一事論之不無其失但不可大治也只
適其職以示貶於朝廷然後可知其失也但人物已擇差不宜紛擾適
之難得其人然臺諫皆適而弘文館不適則人不知其是非也臺諫始
論兩勢不得已適之弘文館以所失適之人知其是非不亦可乎仍下
司憲府官負頃下文書曰臺官五負予不知有何故而不叅使考之則
其故如是也臺諫以被論而適之弘文館亦以所失適之可也但弘文
館乃是人物揀擇之地雖不可以輕適然事事明白為之然後朝廷之
事正也光弼等啓曰弘文館以言事見適則不亦有妨於言路乎上
意如此則其人之趨向不期然而自變矣此必是積習之弊然也自
上不取其言則自無其弊也答大臣等曰今言勿以樂從其言則可知
上意趨向前日子教數適臺諫之弊非一二言之以何言而矯其弊乎
如他事則在上之從不從而已駁適臺諫之事予雖不樂從勢之難行
姑息而每適之上之趨向何以知之弘文館雖一負有缺無以填差予
何欲樂適之乎昔者臺官以匿名書啓之其時何計防言路而不治之
乎朝廷論治也弘文館已知其事以匿名書不舉論事駁適臺諫果有
失矣後臺諫默不論之至于今卿等非之此後臺諫未及察也當今之

人雖一負適之專無擬差者予非不計也卿等曰防後日弘文館糾檢
臺諫之非為當泛然啓之不宜以言教之若是非既定則可適也予亦
雖不欲逆之卿等欲防後日之弊予欲聞之也光弼等啓曰大抵人君
好其言則榮如華袞不好其言則威如鈇鉞雖不別立防弊之策若是
非默定則彼知自上不好之意而自當如鈇鉞而避之矣今若適之
則恐其相激也自上見其非之意可也此必其中輕薄人所為豈
盡如此乎若其中最輕薄者則治之如此則自然畏之矣今三下
備忘記事甚於適也請為安靜朝廷也臣等亦非以弘文館為是也然
雖止於此彼亦足以知其意也傳曰弘文館果豈有他深意乎臺諫五
負不叅誓戒則大司憲當為論啓而不爾諫院亦不相糾故云耳今日
為弘文館則明日為臺諫今日為臺諫則明日為弘文館今自上以為
非大臣亦以為非如此則彼必自然知之矣○傳于吏曹判書洪淑曰
常時臺諫皆適則雖日暮必為政也今日則已為人定而臺諫皆為適
差則人物必不足也吏曹必以為難自上其於人物亦豈不計之乎必
以外官多為擬望如此則政事勢不能速畢明日待開門為政何如洪
淑回啓曰臣意亦以為入闕內達夜不出於心未安此事已與都承旨

議而欲啓但以為不可一日無臺諫故不啓矣 上教至當若新臺諫
差出後前臺諫亦為置處則政事不能速畢待開門為政似當○傳于
政院曰平安道兵使曹閔孫胡人斬首上送啓本事今朝當為傳教而未
及傳教矣其斬級持來者何人耶在 祖宗朝接戰而射中斬首人則
人君引見問其事而見其喜意也今邊方有事之時以體探事入歸而
斬其山行漁獵之胡人耶亦不無其弊矣若其接戰斬首而來則當見
其喜意也若非接戰而斬來則亦不可也其令兵曹備邊司問其是非
然後論賞可也○己未政院啓曰宣陵遣大臣致祭之事昨日政丞云
若祭日已迫而有故不得親行則當以前擇之日遣官致祭今則預為停
行矣若待二十九日則此日欲親祭之日也事緩政府當欲啓之政院亦可啓達
云故敢啓傳曰其致祭之日意為禮曹詳察為公事故予不言矣至今
不為公事以啓此禮曹之過也當速遣大臣致祭事言于禮曹○傳于
政院曰前下平安道兵使啓本曰以體探事入去而賊人等出來于混
耶洞捕斬其二人又奪其弓箭環刀監封上送云大九若彼人等先來
我境而欲戰則我不可不敵若或以漁獵而出來如此有邊釁之時欲
要功而斬之則是自開其邊釁也彼邊將之啓本雖云敵人有意出于

混耶侗故斬之云然未可信更遣敬差官仔細分揀而上來何如此公
事已令該司磨鍊回啓矣然於明日大臣議西征之時并議以啓邊釁
如此尤不宜西征也此意并言之可也○傳于政院曰世子親祭于永
慶殿之事臺諫侍從言其當行已久但不為亞獻於宗廟故未果也
宗廟亞獻必待予之親祭而後可行故前者已為親祭而亞獻矣世子
於來月當祭于永慶殿矣使該曹擇日可也○傳于吏曹曰刑曹參議
今將赴京刑曹事務之地崔世節閑官換差而以柳潤德單望入啓可
也○以金克幅為議政府左贊成尹殷輔為禮曹判書金克成為司憲
府大司憲金鏐為司諫院大司諫吳濟為執義元繼祭為弘文館典翰沈
彥慶為司諫朴命孫李彥迪為掌令黃士祐為應教梁淵洪石堅為持
平金鐸為獻納姜溫為正言○庚申下英陵行幸時馬料刼奪人等推
考公事曰古者軍令嚴明將帥用軍秋毫不犯雖一果子不得偷摘也
今則軍令不嚴軍卒等至於刼奪馬料是將帥之過也其以此意推其
將○傳曰英陵往拜茲當親祭于宣陵以本月二十九日擇定也前日
還宮時見之則漢江舩楫必為改築公私舩隻以留有弊故議于大臣
大臣以為民弊甚大不可親祭云故已為停行矣更思之則親祭先陵

若或自上有所故或朝廷有所故則可停而遣大臣為之今則只以船搶船
隻小弊而不為親祭於心未安予既未安物論亦必未安此有損於誠
孝之道今日議西征之時并更議之此雖若屢議然祭祀之事當使後
無物論可也且公私船隻若不盡放姑勿放送事言于工曹又遣人往
見船搶改築與否○領議政鄭光弼領府事李惟清左議政沈貞右議
政李荇啟曰臣等以為不宜親祭宣陵者非計船搶船隻之弊上體
既為遠行而京畿之民又受勞弊故啟之也且京江船隻非徒以濟旅
行人為事乃以輸運柴穀為生利故自放送之命一下已盡分散矣
今雖欲只聚京江之船而行幸其已散者必不能卒聚不得已刻迫而
為之然則已放者不必聚而未聚者皆逃勢不可為也况拜陵之事民
弊甚大祭官供奉亦多有弊前日傳教甚當也遣官致祭且傳教曰使無
後議也云後有某議臣則未可知也然自祖宗朝親祭光陵時不必
祭健顯陵親祭恭陵時不必祭昌敬陵也其言所經之陵皆當親祭之
議禮文與先王古事所無之言臣等今始聞之未知其何意也○以備
忘記問于政府六曹漢城府備邊司中樞府堂上等曰凶征之事予自
初以為胡虜殺害邊將其罪甚重遠近之間不可不問罪然胡虜自知

其罪設備方銳宜緩其胡虜之心亦足其我國之兵食然後可議其征也何有不計農時興兵動衆乎四月正當耕種之時西道之民耕耘失時則必無西成之望是則反棄邊氓也往者驅逐閭延茂昌之時予計其無益而有害故務論其不可亦有一二宰相以為不可而有一大臣南徒為姑息之計不從他議務從邊將喜功生事之言使將滿浦僉敢為冬月興兵軍馬凍死不知其數大兵之後又有癘疫壯士多死西道一空靜言思之至為寒心今胡虜之殺害沈思遜非為卒叢也予聞虛空橋李遂逢刃之時胡虜相言曰欲殺滿浦僉使而此非僉使云然則前僉使妄開邊釁而其時持公論者無一人敢論也近者右相與臺諫侍從皆論其不可西征之事此言甚是也前者大臣鄭光弼云一從許碯之所啓云故已定西征之議然予引見許碯而聞其言亦曰臣既受重任歸於死地何論其不可西征之事乎可否在朝廷也云許碯之意亦非必欲征之也且許碯之言曰平安道之民皆問于許碯曰朝廷無奈如癸未年之冬月興師乎碯答曰朝廷之意欲四月問罪也云而來蓋邊民皆恐冬月興師而其欲四月入征者亦豈誠心乎予意亦以為不可汲汲西征也今既委許碯以監司之職使之措置當足其兵食遠慮

防禦之事然後可議西征也古云朝廷之事比如心腹邊鄙之事比如四肢必有緩急也今朝廷雖曰已定年少之輩擾亂朝政人心粗定然不可謂大定矣近者李長坤金世弼等只給告身豈有緊關乎然侍從劉子曰此類之事一開其端物論喧騰人情搖動云故即命還奪由是觀之人心猶未定也如此人心未定之時敢起兵端以搖人心可乎自古君子以和泰安舒為事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計遠慮而驅民於死地予不忍也雖只叢平安黃海之兵然前者許碗請加叢京外武士三百餘人若起兵之後則不無他道徵兵之請尤不可汲汲西征也予又聞聖節使之言中朝張琬之軍務欲實己之論立廟加號之論請加罪楊廷和等故中朝之人目為小人中朝之事是非雖不可指論自古中原不靜則平安道亦不靜與師動衆不可不慎也○領相鄭光弼議滿浦之事自昔罕聞宜即問罪豈曰無名今若姑息因循則彼必無德我之心而反致輕侮在 祖宗朝嘗用兵西北者專以此也但棄忿輕舉妄啓兵端必有後悔 上教至當宜委任邊將俟彼忘備待我力裕以圖萬全似為得策領府事李惟清議西征非不得已之舉為受辱於小醜欲一雪恥耳然帝王之師貴在萬全若不萬全邊民何辜辛亥之事

可鑑千鈞之弩不為鼯鼠叢機但申嚴兵備期令疆場永安而已左相
沈貞議伏審 聖筭實是萬全右相李筠議西征未便之意臣已盡啓
達判府事張順孫議伏覩下旨筭盡無餘大介之用當俟時純本道連
值凶荒繼以厲疫千里聽聲之慮已悉我備踈虞不先我備遽爾動衆
豈合機宜且聞入討分兵三道一雖賊屯二有何罪恐新釁又起大困
軍民况忿兵兵家所忌四月又非其時乎吏曹判書洪淑兵曹判書李
沈左贊成金克幅禮曹判書尹啟輔工曹判書趙元紀刑曹判書韓亨
允戶曹判書曹繼商兵曹參判尹希仁參知金璇右參贊孫仲墩判尹
全璫左尹沈順徑知中樞申公濟戶曹參判孫澍同知中樞府事柳湄
僉知中樞府事李養同知中樞府事方輪刑曹參判李思鈞工曹參判
洪景霖吏曹參判金謹思漢城府右尹李苞僉知中樞府事洪彥弼南
世準等議皆上同禮曹參判趙邦彥議問罪之師不可不舉遲速便否
已委諸許硃宜從所啓同知中樞府事金錫拈李之芳副揔管崔漢洪
等議明年四月雖不可入征待年問罪宜當禮曹參議韓承貞工曹參
議金季愚等議 上教允當西賊殺將之罪不可赦也然輕舉妄動亦
兵家大戒莫如休兵儲穀或春或夏數數聲言入征使賊不能安心耕

種又令狃習虛報解體不備然後可以得志不可用四月之兵使我民失耕種之時以犯必備之賊或者不利悔不可言明年四月汲汲致討

臣亦未知其可也○三公啓曰金成庚等斬賊于混取洞之事并議此賊人出來之地邪混

洞成宗朝使不得出來之處近者又為立標而賊乃出來其捕斬則

宜也且江界府使高自謙及虞候梁允皆以將帥入去云此必非虛事也

且常時別遣敬差官者欲詳問其事之虛實也此事則無事干可問者

不必遣敬差官也但聞持此啓本而來者乃斬賊之人也云前日衲衣

既令徧給邊民矣此人若給襦衣而送則亦自知上來之功也且在邊

方之士卒有功者亦給弓箭何如若以此議為宜當命該司磨鍊弓

箭而下送則兵使自當分揀而給之矣且此西征之議雖若各異然其

大意皆同於上教矣傳曰宣陵攝行之事未安於心故更議也所啓

之意知道且西征之事從衆議可也且欲遣敬差官者事之是非未可

知故使之詳審虛實而來矣若非虛事則不必送也但常時邊方有相

戰斬敵之事人君不為遽示喜意者欲知其事之虛實而後為之也此

事果不為虛事矣此人給送襦衣可也且常時邊民亦令分給弓箭今

亦下送使兵使分給而小名啓本亦可○傳曰平安道觀察使許下歸

之時朝廷之意皆已知去而今又議論之事亦必聞之矣然不得的知
當初右相之所啟臺諫之所論弘文館之上疏及今收議之事作冊傳
書送于許碻又以俟彼忘戰待我食足為萬全之意政院為書下諭○
下中朝奇別單字曰皇帝所製書文共二百餘道大學士楊一清張璠
等編纂以年月日為先後集做貞觀政要或以為宜名嘉靖政要或以為
宜名嘉靖聖政記云若此書只留禁中則諸國之人不得見之前者如是
書冊亦令印出而典賣云若如此則皇帝之所作所當欲見者也今去赴
京行次雖不得買來今後行次買來事其言于禮曹○辛酉 御朝講
大司憲金克成因文王作人之言而啟曰其所謂作人者鼓舞振作之
謂也近者士習不美是必以數為取人故但謀進取之心不顧養德性
故然也鼓舞振作之方當使學者存德性道問學而示之以勸獎之方
也今之學者只為進取之計不務存養其德性臣恐鼓舞之道有所未
盡且號令不行前日驪州取人之時以時居付籍許赴事其令已下為
下者當奉行此令而六邑守令等以其所欲書者多數冒錄其時適以
齋戒不得治罪而只為行移使之改都目也彼儒生之心孰不欲赴舉
然為守令者不可如是為之是則令不行而然也且為儒生者聞令下

亦當定心奔走上疏甚不宜也此皆由士習不美故也 上曰果如所
 啓鼓舞振作之方有所未盡故然也但其初使入籍元居人許赴其所
 謂元居者即時居人也儒生等或稱祖父母元居或稱曾祖父母外祖
 父母無所不言而上疏于路傍儒生上疏于路傍不可不受而又以該
 曹為公事故受其疏而下于有司士習之不美予亦未便也大司諫金
 鏐啓曰臣常恐自 上所為之事亦為輕變也近者宣陵拜陵之事下問
 于大臣使之攝行朝廷聞之以為然則祭祀不煩而民弊亦無矣昨
 日更問于大臣大臣復以為不可然後停之若難處之事則屢為議論而為
 之如此易處之事何必更問于大臣臣恐自 上所為之事亦或輕變
 也如此則九事雖已定議為下人者必曰今雖定議後必改之云而不
 信之彼儒生之冒錄亦不信其謫今而然也 上曰宣陵親祭之事昨
 日更議者初欲誠心親祭乃以小弊遽變而不行於心未安故更問于
 大臣也若他例之事則不可屢議祭祀之事則雖屢議何害耶克成曰
 若所行過舉則雖屢變何害雖至再至三而改之此乃 聖德之事
 也但當初計之時周度其後弊使無過舉之事則無輕改之失也 上
 曰當初欲拜宣陵之事是予之誤計也領事李惟清曰欲拜宣陵豈為

失計金鏐之意恐有輕變之弊故赦之也且所經陵寢告祭之事臣未
知某人之所啓然此則過中之言也既以拜陵之事告祭 宗廟是出
告反面之義何必復祭于陵也克成曰西征之事遲速間不可不為若
欲用兵則當嚴明號令使士卒皆知其進戰則或生退避則必死庶幾
臨亂不為退避之計也已往之事在所不言然宋仁剛乃以刑訊次數
之多減死此固不可也臣聞滿浦之事其有罪者非但仁剛也有兵房
都訓導者若於越邊山役之時則必領軍而往遠斥候防備而今主將
遇賊於不遠之地而不即救援如此者固當治罪而不推軍令至為解
弛也如是而後有危難之事誰肯進死乎士卒為將帥之手足所當不
避危難而如此其退避臣意以為宜推此輩以懲後人 上曰如此等
人推之時脫漏乎抑不當推故不推乎是未可知也然予意以為必僉
使誤事既推其軍官故彼迷劣之輩不足推而不推也同知事尹殷輔
曰其為役之處與將帥之所在皆在一山之麓可相望而見也然若有
救援之勢而不救則其時兵使鄭允豈為不推乎必有勢不能相救者
故不推也惟清曰軍官將帥之腹心猶且不救況士卒乎如軍卒之類
不可皆推也克成曰宋仁剛減死其以推詔獄之意安在既犯軍令不

必取服此而減死孰知有軍律乎惟清曰若宋仁剛之事則可謂失刑矣以同罪之人李葉金仲堅則既已依律獨於宋仁剛欲使輸情其意則臣不知其可雖是 聖上好生之德於軍令則不合可謂失刑矣上曰此別無所問之事當不推罪之但與大臣議而推之既推之又承服不可不取服而決罪故多數刑訊大臣以為不可數多加刑故議而減死彼大臣豈偶然計而啓之乎金鏐曰將帥遇賊馳馬而避之如此而不罪則皆知退生而不知進死也克成曰昌城碧潼以下則滿浦雖有變勢不能相救而兵使於變作之後乃令追擊若不能追擊則囚而推鞠臣意以為無罪矣只以軍法因鞠故不能啓之也然常時以為未便之事故啓之殷輔曰義州關防重地故改築新城徙民實之去乙酉年雖入犯罪人七十餘戶然專無耕食之地雖以陳地折給然高者瘠薄卑者沮洳既不合於水田又不宜於旱田皆不得耕食絕無生利故不能安接纜入旋逃其逃亡之數則臣為監司時啓之而朝廷亦不加罪義州官吏也然守令非不撫恤而逃也亦不可加罪也以無生利故不能安接殊無國家徙民實邊之意也臣見麟山海口屯田今起耕者可種一百六十二石然其農軍只有水軍四百餘名不足於耕治故

又益之以麟山鎮軍猶不能耕治其地雖大不可皆為屯田也使本道
監司啓本而戶曹為公事或二百石或百八十里落種之地度之以農
軍斟酌為屯田而其餘地以人戶多少分給入居之人使之耕食則其
丁壯者防戍而妻子則佃治庶可安接也克成曰入居人非徒以無耕
食之地而逃來也聞其入居之人自初始入之日盡放牛馬以為逃走
之計若下三道之人則不習土性猶可逃還也以本道築城闕軍二三
日程所居之人入送猶為逃亡則獮令不行而然也殷輔曰平安一道非如
古時今則唐人六十餘戶來居馬頭山下若冰合之時則雞犬相聞關
防尤重矣 上曰近來臺諫之所失侍從言之當矣然若以不緊之事
駁適臺諫則後必有弊故問于大臣大臣以為如此而止上怒欲通弘文館大臣啓
不敵侍從亦知上下之意若臺諫全數不往誓戒則弘文館之意可也
今則長官既往參其餘則皆以病不得進去也而弘文館論劾兩司是
臺諫輕也臺諫若輕則朝廷亦隨而輕矣克成曰大司憲外皆不參誓
戒為憲府者當即避嫌而不為避嫌彼司諫院豈不知啓之耶必以連
有致齋而又駁適臺諫事不安静故不即啓之也此憲府之所失弘文
館言之是也但小小之事皆欲擊之則將來之弊有之矣今此之事弘

文館是也 上曰憲府官真不往警戒者多至五負果為非矣然弘文

館之攻擊兩司此為不當非但此事前日駁迺臺諫未久今復如此故

不可也前者弘文館以憲府不糾治掛榜譏諷之人駁之惟清曰臺諫數適則朝廷果不安静

然臺諫之失侍從啓之當矣克成曰憲府之所失司諫院不即啓之諫

院亦非也○禮曹啓曰世子永慶殿親祭之日以閏十月十一日擇之

矣但此例事儀註乃謄錄皆無其作祭文何以為之年月之下措言甚

難若曰遣世子云則是無世子別祭之意若以母子間言之則世子不

可為私祭矣其於來月望後以獻官行之何如此乃成例之事議于大

臣而為之何如傳曰世子親祭于永慶殿之事臺諫侍從皆以為當行

矣但以禮文亞獻于宗廟後可以行他祭云故今既為亞獻於宗

廟永慶殿之祭在所當行故不議于大臣矣果如所啓此乃成例之事

其收議于大臣以啓○忠清道瑞山泰安海美地震扶餘瑞山公州雷

動○壬戌 御夕講○三公議啓曰世子永慶殿別祭之事有關於禮

文而又將成例不可以臣等之臆見輕率為之請廣考古制及祖宗

朝所行之事而為之也傳曰依啓○憲府啓曰前執義崔重演掌令尚

震持平李億孫尹豐亨等於大祭親行時不參受誓戒此人等所失甚

重而乃與司諫院不即糾正之罪同為被適深為未便不受誓戒故不
得參祭請以祭不必罷職傳曰此人等不參親祭果為非也但崔重演
尚震李億孫皆以病不得往矣各自有病豈可計他人之病而強起往
參乎且尹豐亨之意以為若往書筵則不往其後更思之自知其誤為
故來啓避嫌矣豈忍托故於大祭而不往乎罷職則過矣○忠清道連
山燕歧地震雷動扶餘懷德地震○癸亥下甲士曹叙權子彥謙等上
言曰此人等之事龍仁縣令來啓曰官庫馬料掠奪云故以為當推而
乃命捉囚推考至於刑訊乃皆承服刑曹以為軍律之事請結案取招
詳覆施行云此雖不必依律定罪然當示國法以懲後人故使政府速
為詳覆而啓矣以此上言見之則曰其實掠奪者皆聞竒逃走反捉堅
壁在陣之人云不無如此之弊也必啓覆後自 上議罪乎抑雖非啓覆
乃命照律而斟酌定罪乎軍律之事欲其懲後何以則可招政府郎官
議于大臣以啓○供饋英陵行幸時扈從宗宰及留都將士于仁政殿
庭 大妃殿 大殿世子宮各宣醞○忠清道石城鎮峯青陽恩津雷
動公州地震有聲如雷屋宇動搖○甲子憲府啓曰前臺諫雖云有病
豈有三負崔重演為一時皆得不能往誓戒之病耶臺諫糾正百司非

崔重演為

李億孫

一時皆得不能往誓戒之病耶臺諫糾正百司非

如他負之例豈可先失其道而能糾百司乎所失重大故司諫院以不
即糾正被論見逆而前臺官亦止於適差是無輕重之差也請速罷職
諫院啓曰人才國家之元氣所當培養今聞全羅道觀察使柳溥以生
員進士差定勸農云然則士氣因是沮喪矣請先罷後推傳曰前臺諫
不往警戒之事果為非也然皆以病不得往之非無緣不參也既以此
適差今方之人不可復罷也且全羅道監司之事其以生員進士差定
勸農者不知其以某事為然也但先罷後推乃是重事若京中之事則
的知其實故可先罷也此則乃外方之事不可以所聞先罷矣推之則
可知其實也○三公議啓曰內立馬料掠奪人等雖不詳覆亦可自
上斟酌為之也傳曰知道仍傳曰此公事當令除詳覆照律事言于刑
曹然其公事姑先入內可也○弘文館啓曰世子親祭于永慶殿前例
廣考古文而無此禮也傳曰知道○乙丑領議政鄭光弼啓曰客人等
刑無所言之事申言其書啓中之事寧波府往賊人刑臣答之曰禮曹當
為公事云且其上使副使等皆作詩給之然其所作皆非有關故不為
之啓傳曰知道○憲府啓前臺官事諫院啓全羅道監司柳溥事皆不
允○丙寅 御朝講 上曰此書云世道之治亂由乎人材之有無人

材之有無由乎學校之廢興也蓋脩明學校養育人材不可以為尋常而忽之當更加勉力也不務修明其學校而以為乏人豈為可乎領事鄭先弼曰人才由乎學校故從古帝王皆以學校為重學校修明然後人材輩出蔚為世用矣我國以科舉取人科舉亦不為稀罕而全無可用之人六寺七監多不充差甚可恠也非徒此也學者無樂育之志風俗反為不美學官乃本源之地而頃有掛榜之事此雖不可推問然聞之可為驚駭彼宰相之獲被嘲弄雖其自取然若醇儒則亦不為之嘲弄矣詳見九月初三日記此固學校不美之事也然其修明學校之事不可別為節目在擇其師儒而已且小職窳闕之不得充差者雖或無弊至如知文館亦不充差此其乏人之故也大元治一職者授一職優異者任高官各因其材而用之不可責備也臣恐國家待人材之道亦或有異於祖宗朝之事也知事洪叔曰學校之事自 上留念如此而朝廷亦不為不致其意也然陵夷之弊莫甚於此時也生員進士不得已圓點於館中者其往來之時比皆著直領騎馬而至入泮宮搜覓頭巾改著團領此近古所無之弊習也古者東西齋讀書之聲達夜相聞今則全不讀書云自 上留念如此其至而習俗如此其甚臣未知其何以為然也

國家以為人材由科舉而出故三年一大比又年年別試取人之道比之於祖宗朝猶為頻數然其人材設施之際多有誤為之事全無可用之人故庶官皆苟充其位至如弘文館臺諫全無注擬之人臣未知何以為之用人之際甚為難也且前者一為掌令持平則以為已經臺諫更不注擬今則為臺諫者互相避代此多人之故也學校之事所關重大至為可慮也特進官孫澍曰國家留意於學校可謂至矣臣少時嘗見童蒙訓誨之處比比有之初學之士或五十餘人或百餘人或成群聚學為朝官亦或聚人教誨故臣亦從而學焉今者國家亦為勸獎童蒙訓導給祿而厚待之然無聚儒訓誨之人文臣朝官亦不教誘儒生又不往學路中不見有挾冊者是必父兄不教之故反覆計之至為不當國家重學校如此其重習俗之漸卑如此其甚至為怪異也且臣少時嘗見初學之士爭尚製述處處聚會作接製述而屢次居魁者則必曰今年生負進士某當居魁及其試取出榜則其言皆驗近來非徒不尚製述亦不身挾冊之人甚可驚恠人材之不作如是無恠乎用人之難也且見外方鄉校之事若為校生則反以為苦役百計謀避雖或往鄉校只隨從教官而已全不學習若監司到縣考講則只學初面一一

卷以講之如此之弊不知將何以救之且科舉取人不可僥倖之路也
今之儒者不勤讀書只書抄集希望其無講經別試而僥倖得之者有
之若使別試而無講經則是以既不勤讀之儒尤使之懶讀也光弼曰孫
澍所啓之言至當雖為別試不可不講經在 成宗朝若於別試不
為講經則李克增必啓請講經近者宰相或有言不必講經者此則不
正之論也例為講經而後儒生專心於經學而無僥倖之心矣今年別
試議者以為多有陳腐之人也然此何害也若或陳腐者則為州縣教
授訓導可也前見名為及第而不能教子弟口讀者亦有之不得已例
為講經也洪瑛亦請講經光弼曰臣濫分為試官見之試取之數過多
故庸雜之人亦多有之雖為大舉若只十餘人則三下皆不得與焉是
以其所取不至庸雜今亦如此然後科舉無僥倖之事也孫澍曰 成
宗朝間或只以製述取之則其時達城君徐居正為主文李克增兼同
知成均例為詣闕啓請講經故儒生等聞此二人詣闕則皆疾怨之大
凡非徒取其製述當取其所行雖有韓柳文章若其用心不醇則將何
所用之若有講明道理探索聖賢之心者則其用心必不遠矣今之儒
者日書抄集以為僥倖之計不知聖賢之用心其心術何從而善乎科

舉之事誠不可疏漏也外方儒生則教授訓導專不用心教誨而其儒
生亦不受業其弊之來以矣且古云自童蒙而入于四學自四學而入
于成均其教之有漸故人材之成就者多矣今則全無童蒙教誨之地
四學罕見縫掖之士泮中雖有冠儒冠者皆不得已圓點者也根本如
此無怪乎人才之乏也 上曰親祭文廟祇謁陵寢皆禮之大者連因
凶歉不行以矣今年農事偶然故已得行之矣但大射禮近來頓廢今
亦舉行何如光弼曰大射禮乃所以貴飾太平之盛事也國家連遭凶
荒不得舉盛禮已久而今則稍稔如今年之熟亦不易得但凶荒已極
今雖稍稔未可遽行大禮也且西征之事訓兵足食徐圖萬全之舉
上教至當然不即征之又待之不能如前則恐彼人之心尤為猜疑也
且待夷之道不可慢忽其不干之野人使邊將待之如初事令兵曹備
邊司同議為公事何如且我國三面受敵軍卒不可不鍊今者下三道
軍卒雖無可用之事然若有用兵之事其軍馬不可如是之不齊也名為
甲士者皆無保率間有保率取其價本不備弓馬阪車為妻子衣食之
資又無彎弓之人此乃甲士之數過多故也今之言者以為人物不蕃
故不能充給軍士之奉足云然 祖宗朝人物豈多於今日乎其不足

者甲士之數過多而然也兵曹堂上在此甲士之數必自知之且既設定虜衛此與甲士同類也甲士雖少定虜衛足以當之昔者唐室初興創立府兵其後府兵變而為彍騎無用之兵過多故唐室終為不支我國家亦甲士之數過多故其代射於試才者亦不能分辨使本道先為鍊才抄其能弓馬壯實之人報于兵曹兵曹更為試才其不才者以奉足分給甲士則可也然兵曹以此為毀法而不為其不中試才者猶屬放外不充軍士是故兵制與古不同也且定虜衛之設立臣與柳順訂之所為也庶孽及平民之有才者不為甲士而無用在家故臣等欲使無棄材而別設定虜衛也而其後高刑山為判書時庶孽之人使不得為定虜衛故今則當為甲士者亦皆為定虜衛以是定虜衛之類亦多而皆無奉足若有用兵之事則必以定虜衛起送矣然則為定虜衛者必曰無奉足云其奉足何以能充給予使庶孽不得為定虜衛之事臣則未知其意也未知當初設立之意而使庶孽皆不得為之此甚不當也上曰庶孽不得為定虜衛之事其立法之時則予不能記之其後赴與之人必屬定虜衛然後許赴故如是為之也特進官尹希仁曰初則以定虜衛許赴科舉故使庶孽不得為之今則雖閑良亦皆赴舉此

法誠為不可也。洪淑曰：今者下問大射禮之事，是古今帝王之盛事中，外無事有大平氣象，然後可以為也。今者邊方有事，年運凶稔，今雖稍稔，然亦多可慮之事。且若幸學則例為取人，國家雖欲不取外方儒生等，全集則亦不得已為之。今年既已再為別試，今若行大射禮，則別試亦為煩數也。執義吳潔曰：臣居館時，崔應賢、潘祐亨、金敬祖為同知，與大司成常仕學官若講鼓後，則專心教誨。時崔應賢年已八十，猶不怠教誨也。其時國家之待儒生，豈及於今日哉？房無溫、埃、塗、壁，國家之待儒生，儒生滿堂聽講，其後柳崇祖為大司成，始為溫、埃、塗、壁，國家之待儒生，可謂至矣。儒生皆不樂居館，而亦不聽講，甚可恠也。且今者大司成只為常仕，而同知則皆不仕進，儒生亦不勤於聽講也。請擇有講學者為同知，使之常仕則可也。獻納金鐸曰：臣在外方見之，鄉校之弊，近來尤甚。教官全不教誨，為儒生者亦苟免軍役，而名存實無，莫此為甚。上曰：師長勤仕，則儒生亦必受業矣。今之為同知者，皆閑官，猶不能也。金鐸曰：興學校重事也，為一道主，則當養育人才也。金羅道監司柳溥非徒不能教養，勸農賤役，而反以生負進士為之，聞見甚非。故啓請先罷而上教以為不可，不知其實不實，而先罷也。臣亦恐其虛事，詳審問

之則其言乃信其為不當莫甚於此 上曰其人豈為如此之事哉若

實然則果為誤也然授任方面之人不可輕身罷之也先為推考見其

咎通之辭若其實然則罷之未晚也先弼曰安量計之而然豈有私情

乎柳溥今已被推別定都會官衲若復推考則推考連綿不得為公事

待方面之任不可如是輕也況今已箇滿宜速逆之付于軍職而後推

之若實有罪則罷之可也今更推之則措躬無地而外方之人亦必以

方面之任為輕也金鐸曰物論喧騰士氣沮喪當使是非分明知之也

先弼曰不緊之事不可罷之也其多定勸農官與否未可知也然必有

差定之事故臺諫如是啓之也但是失計為之豈復有可推之事乎吳

潔曰古者臺諫之所失同僚相為論啓其後以為同僚不可相駁兩司

亦不能相論故侍從不得已而論啓也近者臺諫之所為殊不似言官

之事 宗廟親享時百官皆往誓戒而憲府之官四負不受誓戒故亦

不得參祭不能糾正班列雖他各司豈有四負一時呈病狀乎欲糾百

司而先自如是可乎弘文館乃以司諫院為不即糾正論適而前臺官

亦為適差而已是無輕重之分也常時祭不祭乃私罪例為罷職請皆

罷之金鐸曰此固不當院中欲為啓之以憲府時方論啓故不啓也

上曰四負皆不往是為非也但同僚若相論啓則必無全數適差之弊也弘文館論啓故兩司皆適甚為騷擾也三負皆以病不往一負誤計而不往但使知所失而已不必罷也若適差時降授則當矣吳潔曰無輕重之差皆適差于本品之職是無論適之意也且誓戒五更頭為之而書巡開門後入然矣豈可以其自來避嫌而不罷耶○傳于政院曰政丞所啓定虜衛之事其言于兵曹○傳曰臺諫以為前臺諫只為適差不當云其皆降授○刑曹啓曰馬料掠奪之人皆以斬待時照律入啓但當時死罪則必受結案此則軍士之事兵曹亦不為結案故今亦不為結案而啓之○臺諫啓曰前年福城君定罪之事臣等未知其事之首尾然邪謀敗露故福成君黜之於本鄉以為之所是乃配所也女必從夫夫人既從福成君而下去豈可復為上來乎今聞福成君夫人上來呈上言于政院是自上命名乎抑為上言而上來乎是未可知也豈可擅離配所而上來乎此非一己之罪乃有關國家之事也其上來時本官守令尚必為知之知之亦必報于監司常時禁防虛疎使其任便上來是無朝廷也本道監司及本官守令拿來推考後可防後弊請斷以大義勿為留難以絕後日之患兩司聞之不容含嘿故啓之也

又仍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正言林鵬初二日受誓戒而初四日下鄉其
一時臺諫今皆被逆雖上來豈安心在職乎請適之傳曰福成君下去
後夫人隨後下去其時有旨于三道故其下去之事予既知之其上來
之事予初不知其後聞之以其父尹仁範喪中得病故欲覲病父而上
來云無知婦人覲親而還去何害耶且云呈上言于政院云其上言則
不啓故予不知之也彼蓋司守令之意亦如予意必以為覲親還去而
上送矣若以此事而拿來推之則於所聞亦為驚駭矣且若聞臺諫之
論啓則夫人亦必下去矣豈可以此拿來推監司守令乎前臺官事不久
全羅道監司明日有政適差後推之可也正言林鵬適之可也○丁卯
政院啓曰昨日下午問福城君夫人上言之事其大意謂福城君所居之
地有蛇虺之毒而福城君又得病不能進食欲移配于京城近處之事
也二十三日呈于政院本院難於入啓而還給也無發○臺諫合辭啓
曰福城君既為事黜于本土夫人雖不舉言唯夫是從矣其下去之
時自上知之則其所以上來必有上命而後可也不得從便上來
矣福城君之事雖非親犯之罪謂灼鼠之事乃然有關國本故以為不
得安居京都而已送本鄉矣其道監司濠及本邑守令金不能防範使

之上來不得已拿來推考而後人皆知夫人之不得從便上來也且傳教云若聞臺諫之論啓則自當下去也然則或來或去自心為之不知國家使不得往來之事也請下成命也傳曰福城君則朝廷處置使不得動也夫人則別無公事故福城君下去後乃自下歸也予聞其下去之時一路驕軍及館舍許接之事皆為有旨于三道故其下去之事則予及知之今上來之事予初不知也其後聞之則乃欲見病父而上來云予意以為前者靈山君謫居白川之時其夫人亦往來于京以覲其親此亦彼例也往來何害耶不意今乃論啓也大九竄外之人雖大罪若其妻子往來之事則其家長處置非國家之所禁也前者靈山君夫人往來之時亦未聞推考監司守令也況今夫人之上來其守令之知不知則未可知監司則巡行他處必不知之今若欲別立新法使不得往來則已豈可以此拿來監司守令乎此乃太過也○憲府啓曰祭不參罷職法也前臺官請皆罷之傳曰前臺官之事今既命降授又不可改之也○以洪彥弼為禮曹參判趙邦彥為全羅道觀察使宋麟壽為司諫院正言○戊子傳于政院曰福城君則朝廷已為處置使不得動也夫人別無朝廷防閑公事故上來也而合司論啓若前有定法而夫